



6 89944

澤雅堂文集卷五

定海黃先生別傳



甫箬

仁和譚君廷獻爲定海黃先生家傳其於學問之旨蓋詳矣至於敘述生平尙有缺者蓋先生非今所謂學人也先生自赴省試母暴卒於家歸而號慟幾絕時父茂才君老矣先生依依侍寢服終不適私室茂才君卧病數年衣食醜洗一以身親比卒持喪以禮其後每值祭日滂泣不能自己行之終身常如一日至其彌留告別欲以定省疏缺補之泉壤間其言絕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一

痛先生蓋古之誠孝人也昆弟相見白首怡怡又以餘力脩輯黃氏家譜敬宗合族其推於誠孝有如此居閒處默反驗此心陰陽消長悚然危懼謂寂守於內非入學之道年六十二仿唐韓愈作五箴提呼惕息老而愈確而居心樂易不立崖岸凡親戚僚友之有問者子弟之請業請益者告之一出於誠故鄉人服其義而後生之造就尤衆窮居無位表見者少而當世之務籌之甚審嘗曰士當思孔顏所樂又當思孔顏所憂爲兵制十策獻於海上之事凡所經畫燭照數計不啻也惜當時無用其言者先生旣歿十

二年其子以周之友烏程施補華讀其遺書與其生平行誼得之於以周者從而論之曰十略之作經術明人事備斟酌諸儒弁包六藝豈非乾嘉以來通才大雅之儔歟若夫修於其身教於其鄉而謀於軍國一以誠孝爲之本推之以應經法今所謂學人無能似之者作黃先生別傳以補譚氏之缺先生名式三字薇香定海歲貢生

裘府君家傳

君諱寶善字華南又字菊泉直隸河間縣人道光十

二年舉人二十年春選授安徽貴池縣知縣抵任值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二

水患民宋學詩將因災爲亂有衆萬餘人聲言求免

漕君聞單騎赴之或請以兵往君曰是尙無反名脅

官耳不戕官也兵往則速之反矣衆擁君入民舍露

刃相向謹曰免漕則已君諭之曰是謂偏災漕可緩

不可免若欲反耶則先殺我官一命若萬命足以相

抵若非反之謂聽吾言毋動衆目學詩學詩氣懾諾

諾且目衆退君卽索食飲卧民舍中明日周歷各村

察所苦以錢五百緡分振之民相扶送曰好官好官

歸算倉穀借爲民食諭民詣縣自領學詩至禽之縣

以無事二十三年冬調署懷遠江淮之間風俗强悍

閭里賤人皆輕生負氣語小失意動相讐殺遇盜賊如平人視劫掠爲常事巨奸大猾蓄養無賴少年以爲牙爪冒禁犯法諸爲不道聲勢連州郡交通胥吏持官短長動息無事則民豪有事則盜魁環江以北四府八州二十有九縣民氣囂然吏治以武健勝懷遠其一也君以調任謁巡撫巡撫迎謂曰縣有大盜未獲君且往行告之遂微服至懷遠游其鄉市見羣少紅帕繫又來往市中一人騎馬至如有所指揮羣少帖帖唯諾私問市人曰是爲姚紹孔鳳穎之豪有黨萬人此去姚窪其家也君潛至姚窪偵知紹孔於

某日會飲卽詣縣稱新官視事率徒役如期掩捕紹孔出不意鬪且遁追數十里擒之巡撫密檄至卽紹孔也囚而致之巡撫以爲神明年紹孔之黨倪陶倪佩康聚博於順根山門羅刀槩君間道至山奪門徑入倪陶方卧揮刀斷其臂佩康矛刺君羣役踣之並縛至縣斃於大杖又獲羣盜王告等東阿周文忠公僑居定遠歎曰吏盡如裘某百姓開戶卧矣二十六年調補合肥合肥大盜耿四聲勢亞於紹孔屢犯殺人罪亡命藏匿君廣布耳目審知其處二十八年元旦冒風雪猝禽以歸股匪盧洪亮徐兆基合掠竹林

關君率鄉勇奮擊洪亮墮馬兆基顧之蹶皆就禽餘  
匪解散擒賊王大紅等砍殺鄰縣差役及於官逃  
入合肥君一一捕獲與鄰縣會訊界上對眾杖殺之  
血肉橫飛鄰縣噤齟二十九年調署壽州知州壽俗  
官蒞任無賴少年故犯罪試刑以知官之強懦君至  
兩少年鬪於堂一破額一傷臂君顧笑曰豈以試刑  
乎皆杖折其脛紮於柱以示民民有砍刀曾出入持  
刀刺人爲戲君令曰持刀者斷其手君出持刀如故  
君卽斷其手血淋漓與刀懸之縣門明日出猶有持  
刀者君又斷之血淋漓與刀懸之縣門凡斷四五人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四

縣無持刀者當是時四府七州二十有九縣之盜聞  
裘某名咸畏憚之相戒勿至壽州秋升泗州直隸州  
知州周文忠撫廣西奏調府君襄理軍事咸豐元年  
至桂林文忠已去位二年辭還安徽上書巡撫言粵  
賊獷悍飄忽勢趨東南宜亟堅壁清野爲防守計巡  
撫躉之事甫施行賊已攻長沙陷武昌前鋒及九江  
矣趣回泗州部署防事而安慶廬州以次淪沒賊乘  
戰艦游弋江南北烽火相接一日數驚君前在泗州  
所用吏民識其才鄙勇怯至是悉召用之指付必堪  
其事修牆濠具槍礮塹要隘而守之賊知有備不至

五年土賊李三闢孫蘭芝聚眾於朱山捕之不獲獲賊諜一重賞之使謀賊因得賊處攻之遽遁旋失蹤跡問諜知藏窟穴中實火藥轟之聲如雷眾焦爛焉夏調署鳳陽府知府鳳陽新剗於賊人心搖動城外土匪充斥君且撫且剿以安集之然民以家屬被掠日訴於庭君微聞有賊匿孝陵中驟往捕之禽賊目七得婦女百餘詎訴者之家屬咸在焉遠近驚服於是鳳人喜君來泗州人惜君去泗人爭於行省曰本我官也曷與鳳鳳人亦爭之會北路賊警遂以君還泗既而賊掠臨淮泗事益急君請兵兩營營城外與城上守兵相犄角立城圍鄉團以搜隱謀禦游匪家出一丁與守兵分巡城上下柝聲鐙火通宵不絕視三四年加密賊復偵知之繞城北去有許家莊盜藪也至是與賊通藏匿魁黨伺機竊發君率守城兵焚寨夜入獲賊三十餘名斬之論者謂安徽連年大亂羣賊如毛省無完郡郡無完邑邑無完鄉區區一泗州卒獲保全君之功多焉又謂君所禽姚紹孔等樂禍好亂咸有徒黨使賊浮江東下之千數人未死於法必揭竿並起與賊合弁粵賊攻於外皖賊應於內爲患滋大然則君翦除強暴爲仁者之勇誅戮者少而

安全者多也君雖用治盜得名尤勤民事貴池殷家  
滙蛟水發田禾沒君督民作長隄六百丈計工授振  
隄成民久賴之合肥旱請振未許君馳謁廵撫言其  
狀得緩本年租及歷年帶徵逋賦邑西南岡田平歲  
亦乏水君相度泉脈督民濬塘時其蓄洩灌之又令  
多莪梁黍是後仍歲大熟泗州旱盡發常平以振全  
活頗庶洪澤湖爲東南巨浸濱湖州縣十歲九淹至  
是天旱水涸君履田塍規水道創開溝洫若干處羣  
目衆口撓之勿顧明年湖水長溝洫受之田獲大稔  
并墾湖田千餘頃鳳陽被賊後猶任江北大軍供億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六

民困特甚君泣請於廵撫免之聽斷至平在懷遠斷  
陳氏子訟婚事里巷傳誦以爲神君其治合肥壽州  
殺人獄因緣發露得正其罪則誠心所求有神相焉  
所至恤民隱督獄情如此嘗曰使吾得爲江浙官縣  
無盜賊一意治民益有於自效乎然君在安徽十有  
八年歷三縣二州一府民皆愛而信之泗州監獄牆  
圯吏請兵衛君曰非計乃坐堂皇召羣囚至賜之酒  
肉人粟一鍾告之曰將築牆汝勿逸遂燬而築之羣  
囚負土運磚助之役工竣無一逃亡者攻草溝集搶  
賊鄉勇失利反爲賊乘君急召民團會天暮數千人

至昏黑中呼曰官安在先衛官再殺賊君出面之遂與賊持天明奮擊賊大潰奪獲財貨牛馬無算及君以養告歸泗州之民祀之釋迦寺君歿懷遠宋生走千里吊於家哭之甚哀是豈武健勝者所能致耶文忠之稱君猶觀其迹未識其心也居鄉救災捍患仁於鄰里持家以禮教子孫以義茲不具載載其政事之大者君以子貴封資政大夫

施氏曰安廬鳳穎之間風氣悍矣自道光之末亢澇頻仍父子不相保湛於俗迫於歲家藏兵器人懷盜心賊不起於粵必起於皖矣周文忠巡撫安徽鷹擊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爲治所誅渠魁以百數君爲州縣亦能擒巨猾杜隱患治亂國用重典自古然矣凡文忠所誅按之今世刑律勢不可行然誅之則治縱之則亂於時於地律固有變通也王霸穎川龔遂渤海趙廣漢韓延壽張敞之爲京兆同爲名臣其因俗設治何可一概論也君子德俊由拔貢考取知縣君貽書相戒謂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難少年甯能辨此蓋感於身之所歷太息言之矣

裘府君家傳

公諱寶鏞字韶甫一字芍菴直隸河間縣人道光十



二年進士二十二年選授河南延津縣知縣治有聲  
二十五年叙中牟治河功以同知用二十七年調知  
河內縣咸豐元年權知祥符縣二年復還河內用助  
軍饗加運同銜三年六月朔粵賊數十萬自會城渡  
河而西次日圍懷慶城中文武吏與居民七萬餘戶  
倉卒見賊不知爲計彗星見妖鳥鳴城以外火光燭  
天人心愈懼或請卜之公叱曰守土官義與城存亡  
卜不吉走乎擲其著於地有秣馬城下者公見之曰  
此走耳斬其馬計糧之數若干計民之數若干軍噐  
之數若干選壯千五百人登陴力守戶出一丁分守

各門陰以兵法部勒城中回民有謀亂者輒誦得之  
賊舉礮轟城公立城上指揮礮子出耳左右屹不動  
反以礮擊賊賊爲少卻自後賊日出游騎擊之卽退  
公覺其異曰將爲地道乎囚有作炭者公特出其罪  
令伏地視見氣如縷出於隙乃於城中央穴地置大  
甕坐以聽之準聲所起亦掘地道掘愈遠聲愈近至  
能辨人語引水驟灌之凡破地道三十餘處賊亦隨  
破隨掘俄登城地道發城陷十餘丈身埋磚土中如  
有掖之出遇黃衣賊持旂率衆突煙燄以上手巨磚  
擊之中其顛顛衆駭退塹拒之然而泥沙塞耳目猝

不可視聽民爭舔其目目復覩兩耳遂聾民請休公  
不顧地道再發再塹之先是料軍糧慮貧民乏食貸  
之富戶書數於冊賊退徵償之至是糧亦盡援糧外  
至又遇賊掠城中愁急旦暮且饑潰公飽肥犬斃之  
潛棄城外賊割其腹而嘻又以城堅不可拔慮援兵  
且至內外夾擊一夕遁去凡守懷慶六十日以功擢  
知府戴花翎加道銜授懷慶府知府母喪去官遂老  
於家以從子德俊貴貤封資政大夫居鄉多善行有  
賀爾昌行狀在茲不載載其大者卒年八十一入祀  
河內名宦仲弟書懋諱寶芳少有氣略中道光二十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九

三年舉人教諭甯晉咸豐二年賊破臨洺關甯晉大  
震知縣他出遂主城守賊退擢州判戴藍翎十年需  
次河南會城以南羣盜無數散則耕聚則劫緩則走  
急則鬥民賊相混不可爬梳陳大僖者搃霍莊等寨  
廵撫聞君之守甯晉也檄知尉氏縣旋調正陽二縣  
當賊之衝君能練鄉兵屢與賊戰挫之陳大僖平擢  
同知換花翎在官八閱月未嘗解衣卧勞卒贈知府  
子德長字文延山東吏目偵賊霍莊被獲死之予雲

騎尉世職

施補華曰咸豐二年正月粵賊陷武昌方船載兵絕

江東下陷安慶陷江甯軍行千里如無人焉封疆大吏不能爲旬日之守以待援師何論州縣官乎當是時大江南北能以城捍賊獨一六合知縣溫紹原耳賊遂謂天下不足平分兵渡河而北一趨山東一趨河南趨山東者欽差大臣勝保公滅之高唐州河南城守自公始賊以少挫焉其後數年今山東巡撫張公知固始城守八十餘日會台援兵殺賊數萬賊大震駭遂專擾東南無意北嚮至今兩河父老言河內固始城守事如居旂鼓間指揮號令也嗚呼壯哉

周處士家傳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十

君諱思誠字一菴烏程布衣生而性行端慤不伍常見少長信佛氏慈善之說一蠱螿不忍殺之家世貧苦不任僕婢君每晨起析薪淘米助二親治炊或取垢衣澣濯之然後入塾誦書晚歸亦如之後受邑人聘授童子句讀月必數歸省視二親析薪淘米助澣濯一如少時爲文章詞義卓然君應郡縣試輒得高等學使者至卽病不獲與試或與試矣入號舍病作文不及終篇蹉跎三十餘未隸學官也其數奇如此先是費先生陽熙字少房隱居城南道場山治宋儒之學其學在破程朱陸王之門戶求其是而得其

通又必旁及老佛諸家觀其所以異君從游數年學  
遂大進行誼純備布衣蕉萃門徒甚盛咸豐庚申辛  
酉粵賊屢攻湖城君二親皆老病涕泣請他徙不許  
曰汝畏死宜亟去異曰破屋中收吾骸骨也君遂不  
敢復言城之西北隅有寺曰長生蕭寂閑曠君與賓  
友數輩及門徒日講學其中當是時城上下兵賊相  
持礮聲震天公私食且盡旦暮不可保兵入民家掠  
取財物婦女老人呼壯者匿小兒啼君神色無變顧  
謂門徒曰患難命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則皆應曰然  
同治壬戌君年四十六歲五月城陷君爲賊掠去不  
澤雅堂文集卷五

十一

知所終或曰被殺或曰自賊中走歸卒於中路君輯  
宋已來儒者之言兩卷曰下學指南所謂求其是而  
得其通者也又欲輯自漢迄唐名臣碩儒嘉言懿行  
爲若干卷曰尙友編未成而與兵禍  
施氏曰君少時遇異人授藥一丸黃金色氣味芳烈  
或傳君被掠時取藥吞之遂得尸解雖語不可信然  
余與君中表兄弟親見此藥不謂必無是事也履貞  
抱素誦於生而信於死亦其理與

奚疑傳

周農王漁陳長孺

奚疑字子復烏程布衣家世業酒居湖州城南知稼

橋橋西有樓臨水南牕見道場金蓋諸山列若屏障  
碧湖千頃在其左乾隆初錢塘厲太鴻徵士於此樓  
納妾朱氏字月上樊榭集中所謂鮑氏谿樓也子復  
居之署曰月上樓後於樓外種榆十餘樹數年與樓  
齊改署曰榆蔭樓樓上書聲琅琅然樓下餅樽饗盞  
壘纍然工詩能畫喜賓客四方名士至湖州者子復  
延之樓上設筆硯具酒脯流連歌詠窮日夜不厭然  
通而能介與人交皆如其分武進湯貞愨公爲湖州  
副將遇無事時命老兵抱一琴徑出南門登樓布席  
撫琴而彈閒化戴簡恪公乘扁舟來居樓上三日不  
減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謁一客而去人問之曰得見子復足矣其爲當時愛  
敬如此晚歲務爲長者城南諸鄉皆化之遇有爭訟  
詣子復訴之一言解去年八十四卒世稱榆樓先生  
咸豐庚申二月樓燬於兵火

周農字七橋亦烏程布衣子復之友受性孤介終身  
不娶隨身一鐵瓢一鐵篋自畧鐵瓢道人畫梅奇逸  
涉筆自喜曰冬心先生惜未見此詩極幽峭如坐修  
篁間風生月出聞寒泉淙淙然年四十餘卒子復葬  
之道場山下明高士孫太初墓側以鐵瓢殉

王漁字二樵子復中表弟烏程監生畫梅師周農奇

逸不如而能隱秀亦工爲詩所居去榆蔭樓百步曰  
小竹里館隱居讀書不問外事年踰八十稱城南二  
老

陳長孺字稚君歸安人府學拔貢生其父山陶與子  
復交稚君居京師十餘年讀書求友盡識四方賢雋  
卒無所遇而歸叔事子復博學雅游收藏金石書畫  
甚富熟於湖州掌故國初已來諸老先遺文軼  
事志書所不載者穉君記之綦詳子復比之楊鳳苞  
嚴元照鳳苞字秋室元照字九能嘉道間方聞之士  
也曰六十年中見此三人著有偕隱堂詩文集畫谿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漁父詞同治元年五月賊陷湖州穉君死之年五十

二事聞照千總例

賜卹

施氏曰余年十八謁奚先生於樓上先生已八十矣  
改定余詩呼曰小友陳先生晚年貧甚且無子然清  
游閒詠未嘗有戚戚之色性善諧謔文酒之會時出  
一語舉坐絕倒湖之人至今道兩先生風流也

程慶餘傳

程慶餘字善夫別字心齋烏程人少困童子試而好  
學愈甚學以嘉定錢曉徵氏爲歸精於攷證而尤長  
於書數嘗爲六書徵若干卷證引極博又爲古今音

韻表十八行省音韻表皆有端緒算學稱中法與同里張仲子之說時有同異曰此所以學古也爲內閣八卿表紀本朝大學士以下六部理藩院尙書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遷授爲督撫提鎮表紀外省文武大臣遷授皆年經月緯曰此所以通今也目誦手寫二十年無倦色又輯金石續編五十餘卷以繼王侍郎昶所作其他撰述甚衆迄未成書咸豐十年賊攻湖州甚急慶餘母目盲不能他徙城陷賊執慶餘去慶餘顧其母不肯行強之卽罵賊怒殺之慶餘謙謙與物無忤性嗜酒每醉愈恭死時年

澤雅堂文集

卷五

古

四十一人謂喪一經師云

論曰當時有兩布衣周思誠言陸王之學郡人稱之慶餘治漢儒之說顏其居曰六九齋亦爲郡人所重蓋樸學之士取尊不以名位也而均死於賊致其緒不傳哀哉

石紹漢傳

石紹漢字仙楂湖南鎮筵人儘先都司率楚軍五營守湖州之北門爲人木強寡言而善御士卒他軍恣橫入市飲食或不與錢索之則羣起而毆見所用物曰贈我卽持去不顧訴之其長輒曲庇之或予輕杖

曰懲之矣然賊來物亦非汝有也故士卒日暴無所顧忌獨紹漢秋毫無擾圍急民出城徙避道過他軍苦遭搜括賄之而後釋獨紹漢衛之出險如送家人同治元年四月食盡千總熊得勝約以城降賊與他軍密謀數日獨不告紹漢曰石人知敗吾事五月三日賊從諸門入至北門者紹漢奮擊之相持正急賊反出北門攻紹漢之背火光滿城城上皆樹賊幟紹漢揮所部去曰城破矣各求性命無顧我竟率二十餘人鬪死死之數日賊殺楚軍之降賊者千數百人得勝逃至上海執磔於市

施氏曰咸豐庚申四月蕭瀚慶以楚軍救湖州戰死長興虹星橋下而楚軍竟擊賊走湖州用楚軍自此始自後水陸至三十餘營然卒開門降賊者楚軍也城以楚軍存亦以楚軍亡紹漢天與忠義獨與瀚慶比烈矣

潘錦芳傳

潘錦芳湖州賣酒翁也少習拳勇技擊義心直氣市井無賴咸憚之已而折節爲善謙謹畏事犯而不校晚年酒益讐家富子孫納貲爲品官翁稱封君而謙謹加甚每入市井偃僂旁行與傭保語兄之弟之郡



縣大夫與縉紳之仕而歸者敬翁爲人詣之匿不敢見爲人平爭鬪償逋負事解不居其名咸豐庚申粵賊攻湖州趙忠節公以鄉兵守城指翁告人曰此游俠之雄也惜乎老矣辛酉之冬賊陷會城圍湖州益急而江蘇廵撫駐軍上海忠節作血書乞援募能犯圍出者翁獨請行及陳血書議以松江提督曾秉忠率水師絕太湖而西爲外內合攻之計鄉人賈於上海者聚貲十萬饗之行有日矣有尼之者中變翁乃流涕言曰老夫出城時城中糧已盡矣兵一日兩粥民食草根樹皮空巷做廬死人相枕生者數老夫之

行旦暮待援懼不相保城外賊如麻登高叫呼兵在城上與之應答岌岌將爲變老夫病且死犯圍爲此行鄉人賈於此者念在圍城父兄子弟宗族姻連其情愁急恨水師無翼而飛也彼尼之者何其不仁乎嗚呼吾不復見趙公矣舉拳擊案大呼嘔血以死死之六月爲同治壬戌五月湖州城陷翁家亦破翁之諸孫至今以酒爲業

施氏曰同治壬申癸酉間重修湖州府志余言潘錦芳事宜附壬戌殉節諸君之後或以賣酒者少之遂不得書嗚呼翁賣酒者也趙忠節公識之矣

錢江傳

錢江字東平長興人生而長身瘦面手垂過膝使酒負氣不事生產好談經世之略習拳勇技擊客行半天下識其山川道里與地之才賢道光二十年

詔以宗室奕經爲揚威將軍率滿漢兵渡浙而東禦英夷於甯波江上將軍書大言不遜多指斥將軍怒下之獄或請釋之林總督則徐以夷事成新疆江隨出關執弟子禮甚謹總督治伊拉克坎爾四十九處江與有力焉坎爾者引山泉入地道踰戈壁數十里至可田處出水灌之戈壁無水而伊拉克得闢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七

地九千數百頃民至今賴之歸游江淮間結其豪民有名字者與潘德輿魯一同臧紆青善德輿一同有文學紆青負志節通術數以弟畜江時時誡之曰君疏狂不檢聞於知人終當以此賈禍咸豐初周巡撫天爵招之安徽使率鄉兵捍賊江見巡撫如有不樂去走京師湖北人雷以誠居卿寺中錄錄無著江爲草奏陳兵利害上之卽日召對幫辦江南軍務駐師淮上江淮之豪聞江在軍中咸來歸附江又倡收百貨釐捐以助餉糈軍聲頗振天下釐捐之設自江始以誠且倚之且忌之江恃功多才大醉卽讓以

誠曰某事誤行某人誤用某言誤聽何不一謀乃公以誠積不堪有讒者曰軍心利權胥在於江旦夕慮爲變以誠乃邀江飲卽坐上殺之誣以謀反江旣死江淮之豪號哭散去以誠旋以失機遣戍矣江之賈禍卒如紆青所言

施氏曰江以奇士遭橫死又蒙謀反惡名身後三十年無人白其事可悲也或曰仲尼有言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釐捐之設賴以給軍而病商擾民遂無終極江之殺身天所以戒首禍也紆青從周巡撫以鄉兵捍賊戰比有功自以命蹇不肯受賞後援桐城戰死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如其志節云

周洪葵傳

周洪葵字蓮君烏程縣人湖州府學廩膳生員生而軀幹壯偉似燕趙間人性聰穎爲文章援筆立就奇氣盈涌詩歌詞曲書畫博奕以及醫方堪輿六壬遁甲李虛中袁天綱之術擊刺之技無所不學學必盡其能視儕偶中無當意者過自矜許應省試七薦七黜則盡拮其牙角一混酒色以發其於邑無聊之氣家僅中產不能綱紀至是日貧則愈益無聊耽酒色加甚禮法之士深疾之洪葵亦奴視禮法士衣冠之

會高歌激壯或脫衣捫蝨與之語或應或否有所不  
樂出門徑去不告主人或以爲病癡洪爨聞之曰賣  
癡耳非病癡也有女適人而喪所天依洪爨爲活幼  
妾生子方五六歲洪爨每入室相對慘惻不怡久之  
城陷賊執洪爨去聞其習壬遁也方援崑山亟令占  
之洪爨給賊曰吉旣行則負手獨語曰卦象告凶賊  
其死矣爲留視洪爨者所聞及賊敗歸以告賊怒牽  
出將殺之洪爨顧笑曰吾不從汝求活也何怒爲引  
頸受刃年四十七

施氏曰聞湖州陷時蓮君自爲輓詩其言絕痛嗚呼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豐於才而嗇於遇至求一死畢乃事也死固有命焉  
天之生是才也何爲也哉

姚天保朱大斌傳

姚天保烏程縣人屠者年五十餘當湖州被圍時或  
勸天保他徙天保曰吾生長郡中二十里外無相識  
者徙將安之城陷賊執天保脅使出金天保罵曰賊  
若死在旦夕尙欲金耶前日官兵獲若輩戮之儀鳳  
橋下以其肉餵狗度不下萬人今卽城不守援兵且  
至吾死爲鬼尙能見若輩頭足異處也賊怒朴之罵  
愈厲乃支解於儀鳳橋

宋大斌歸安縣人少嘗爲兵以老除籍生平務爲長者雖蟲蟻不忍傷之城陷賊見大斌忽甚怒必欲殺之同俘者爲叩頭乞命大斌曰此吾宿孽及此一償免生生受累也怡然受刃年六十餘

施氏曰咸豐庚申二月余爲賊掠至武康途遇一鄉人與賊相搏拾地下磚擊賊賊爭殺之至死罵不絕口此與姚天保比烈矣惜不知其姓氏若朱大斌者幾如道家之兵解又何說也

徐蔭培沈心燦傳

徐蔭培字思棠德清人湖州府學生員天性方迂當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賊擾東南嘗謂所親曰萬一德清不守吾當奮罵賊博一快死人傳以爲笑庚申二月賊陷德清家人俱走蔭培獨徘徊戴侯祠下有速之去者瞋目不答賊至叱之曰國家何負汝乃作賊耶前日李開芳寸磔於京師汝甯不聞語而渠帥速降官軍賊怒以及加頸曰有金貸汝死蔭培笑曰金固在然不以媚汝乃探懷出舉而投之河賊愈怒殺之臨死血噴賊面罵聲不絕

沈心燦字浣花德清縣學生員少美風儀跌宕自喜自東南多故慨然有平賊之志然不得一當庚申賊

陷德清據嘉興心燦遂發狂疾日飲酒歌哭間作聲  
達內寢母呵之乃止踰時復作辛酉德清再陷心燦  
奉母登舟走荻港爲賊所乘旣脫而母驚死於是心  
燦大發憤語其仲弟曰今與汝取別汝以櫂行吾與  
賊不共戴此天必剗刃其腹再與汝見也遂留不去  
然無可假手賊至匿蘆葦中爲搜得之心燦給曰吾  
有金在蘆葦中願取以獻賊縱之遽大呼赴水以死  
遺一履岸上賊無所洩忿取其履碎之賊退沈氏求  
尸不得奉碎履以葬死時年若干歲

施氏曰蔭培迂士心燦狂人當時智者多笑之然而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飲刃如飴以伸其志孔子曰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  
伊古以來忠臣孝子出於智士哉

費鼎成傳

增沈阿良

費鼎成烏程環渚村人幼時能記誦五經傳註旁及  
史記通鑑諸書鄉里中號爲穎出終廢爲農間爲童  
子句讀之師爲人伉爽善談笑夏月之夕鼎成每坐  
大樹下迎風灑然鄉人帖帖立男女雜遯鼎成說  
古來事鼎成取史記通鑑所載子所以事父弟所以  
事兄婦所以事舅姑宜夫教子與不幸而守節民所  
以事官奴所以事主盡情竭態張皇出之佐以雜書

小說佛氏之因果聽者歛歔惟恐夜之久語之盡也  
咸豐庚申二月賊陷長興去環渚村五六十里或勸  
鼎成避去鼎成慷慨語曰吾家七世爲 本朝百  
姓食其土生之毛沒齒晏然屬者天下盜起兵殫財  
盡又不徵民一丁加民一賦時 詔有司救民於  
盜中歷秦漢已來誰氏之民若是存卹也賊至而逃  
曾不如狗當是時人多迂之四月賊犯環渚村執鼎  
成去鼎成奮罵奪賊手中槍刺賊賊怒殺之棄其尸  
於路沈阿良者屠者也與鼎成同里聞賊至避至數  
里外頓足哭曰吾母在門度爲賊虐矣於是間道歸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搏爲所殺

施氏曰鼎成一耕夫耳顧以世受

國恩欲報以

死宜人多迂之然士大夫之族愧此語者多矣阿良  
已出復歸以身死孝屠者乃有此人哉自士大夫化  
性成僞忠孝之興乃於草野嗚呼可慨也已

沈如芳傳

沈祿字如芳烏程環渚村人膂力絕人喜從里中無  
賴少年游里中皆目之庚申二月粵賊陷長興里中  
富人倉卒避之他所諸少年爭入其室取衣服財粟

莫敢誰何如芳獨念曰里中人薄我久矣及此一酒之於是操挺出罵諸少年曰若敢作賊耶令賊不至富人還訟縣官縣官操三尺法隨若後欲完頭頸得乎且吾與若相識他日一一證之諸少年驚去其年四月賊二十餘人僞爲泗安潰卒行至南皋橋事敗如芳率里中人捕之賊持槍刺傷如芳如芳疾馳去呼里中人曰前前賊二十餘人耳將死問家人曰賊盡得乎曰得之盡殺乎曰殺之遂領首以絕年若干歲

施氏曰如芳可謂丈夫矣爲善數月足蓋惡名惜乎卽死於賊不及觀其旣也然以無賴之如芳今日得與忠義之列使余執筆而書之爲善之效大矣卽死於賊命也命短而名長人何所計較吝於爲善哉

朱綬傳

朱綬字某歸安荻港村人荻港在湖州城南二十里而近由杭趨湖當其要衝辛酉之冬杭州再陷村人紛紛四徙或邀綬去綬曰荻港村朱綬冢也去者去留者留無煩顧我旋約村之未徙者閉柵以守具船筏鳴鉦鼓若將迎戰之爲者賊爲觀望不進數日後綬巡行柵外遇賊與鬥死之兄弟子姪死者凡七人



邵氏吳氏朱家婦也賊至相謂曰男不爲賊民女可爲賊婦皆赴水死僕婦栢氏從之亦死  
施氏曰古人有言士各有志無庸相強假令綬率其家人骨肉委蛇賊中以智自免不過數年廓清摧陷再覩太平豈得以不死責之耶而綬必不爲嗚呼爲賊民且不可況爲賊臣乎慄慄乎烈士之風矣  
沈錦船徐榮榿傳  
沈錦船遺其名烏程縣學生員賊陷湖州入錦船家縛其父於庭索金不得將殺之錦船趨抱父頸呼曰殺我殺我以釋吾父賊相視而嘻錦船呼之急賊以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刀擬之曰死也願之乎錦船曰釋吾父願甚賊竟殺之縱其父去

徐榮榿歸安縣主兵吏城陷遇賊於巷爲所掠置一樓上繫之同繫者凡九人樓臨大河榮榿夜斷其繫破窗躍入河賊拯之曰何故死榮榿罵曰與爲賊不如死賊怒紡榮榿於柱右設湯鑊割其肉煮之偏食同繫九人者遂死

施氏曰庚申二月余兄弟避亂基山爲賊掠去賊亦索金不得曰殺一人釋一人兄弟爭死賊義釋吾弟掠余去至孝豐亦釋之錦船可謂不幸矣或言榮榿

貌如豕於法宜惡死然榮槿豕其貌耳其死之烈固  
今之義民也求仁得仁二人死何恨乎

費徐氏傳

費徐氏處州某縣人父景藩湖州運糧千總家於德  
清嫁女德清費氏舉一子而婿死年二十二誓守焉  
氏有祖姑事之甚謹祖姑憫氏年少且貧諷令改適  
氏不可曰願爲費氏字此呱呱者景藩或時饋遺卽  
以奉祖姑咸豐十年賊陷德清景藩他徙攜氏同去  
氏泣曰祖姑在女何得去出其子託景藩曰以此累  
大人明日賊大至見氏將辱之不從則脅以刃其祖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五

姑在旁事急相向而哭氏慨然曰死一而已豈復有  
二因起向賊求死賊怒繫之樹上曰我出汝心心誠  
堅否刃之不入連刺之腸出心垂臆間如石賊大驚  
異就德清人詢其姓氏曰此婦有神氏死時年若干  
歲

施氏曰同治壬戌八月湖州賊平大吏捕鄉人之爲  
僞官者論定其罪余友德清江子平爲言費徐氏事  
遂爲之傳子平又言氏所繫樹至今血漬深入寸許  
濯之不去云

李彭二烈婦傳

李氏肅州農家女總兵馮桂增之妾也桂增山東臨  
胸人同治十二年隨今相國左侯誅肅州叛回馬四  
遂軍其地光緒元年納李氏爲妾其冬烏魯木齊都  
統金順檄桂增赴新置氏遂留肅州與部曲諸婦女  
同居氏御諸婦一以禮法諸婦女憚之若部曲之事  
其帥會額爾慶額以涼州副都統會辦新置軍務二  
年正月約桂增襲瑪納斯城破之軍無後繼反爲賊  
乘圍額爾慶額數匝桂增大呼馳救身被數十槍死  
師人死者三百而額爾慶額跳兔氏聞日夜哭諸婦  
女勸以方有身也氏哭如故已而生子氏且乳且哭  
如是一年諸婦女無有得氏一笑者三年四月所生  
子死而部曲將歸桂增之喪氏聞不復哭與諸婦女  
言更爲和易諸婦女咸怪之五月桂增之喪至氏撫  
棺哭之慟須臾仆地不語諸婦女視之口沫濡濡氣  
不絕如縷蓋先時已仰藥云旣死諸婦女爲之易衣  
以歛縫紉至密不可開也年二十

彭氏貴州貴筑人鎮筸田興恕爲貴州提督婢畜之  
田戍新置以家屬從道出秦州止焉而鍾祥黃翥先  
爲秦州知州喪偶遂納彭氏爲妾光緒二年左侯再  
至肅州料量新置軍事翥先從爲主計時時被病侯

憫之命賃屋居營外迎氏侍湯藥四年二月翥先病卒氏大哭已盡啟筐篋暴諸衣服錢財以屬翥先之子取金吞之遇救不死越日復吞之翥先之友益陽王維國烏程施補華以其志殉翥先也戒其家勿救二日而死年三十二

施氏曰婦行放佚邊塞爲甚非性之罪蓋閨門之化缺焉李氏彭氏身爲人妾至微且賤而皆死其所事期歲之間二烈相望也彼甯有殊性耶左侯兩請於朝得旌如例以李氏隸籍肅州爲建坊於麗娥廟側而余復爲之傳詩序曰風風也上以風化下李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彭二烈行其所性何事表章卒所以表章之者嗚呼可以思矣

姜張二貞女傳

九姑四川汶川縣姜氏女字成都袁瑛未嫁也瑛從軍江南咸豐三年戰歿九姑聞之不食數日垂死或諷九姑曰死夫義矣雖然袁郎無後盍立嗣子而撫之爲烈婦孰與爲功臣也九姑從其言撫孤於姜氏之室十有六年而卒年三十一

五姑張氏女字同縣姜文炳亦未嫁也咸豐五年文炳以疾卒五姑辭於父母曰女生姜氏婦死亦姜氏

鬼也遂勢面奔喪當是時文炳祖母與父皆在堂五  
姑事舅如父事祖姑如祖母祖姑病刲臂和藥療之  
婉婉孝謹二十年如一日云文炳九姑之從子也而  
得五姑爲婦姜氏一門節義相望可謂吉祥善事矣  
作姜張三貞女傳

論曰昔震川歸氏作貞女辨以誚世之未嫁而守節  
者謂男女之情未接無從夫之道也嗟乎女子字人  
大義相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明以身委之矣不  
幸而夫死爲之死可也爲之守可也本義以伸情何  
謂不合哉禮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五

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聖人  
之制禮也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仰而跂之斬之  
於中道人人易行而已世衰俗薄婦道尤替蓋於禮  
常不及矣一二貞烈之質激於心而過於禮以發爲  
絕特之行雖未幾於中道而維持風化夫固聖人之  
所許而王者之所褒也嗚呼姜張二貞當之矣

書王世祐

王世祐湖北黃岡縣人父家澧甘肅候補縣丞司蘭  
州源源倉光緒三年世祐年十七自黃岡來省父父  
病遂留不去九月病亟世祐刲左臂肉和藥進之少

愈矣已而竟卒四年令相國左侯上其事於朝得旌如例客私於施某日聞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刲臂禮與曰凡情至危難急迫而發者禮不能以止之夫不刲臂禮也而無術以救其親刲臂非禮也術亦不足以救其親而猶有萬一然之幸則甯犯禮所不與以致情所難忍情所難忍至性所流露也孝也踰於禮而有合者也且世祐何暇言禮當是時憂父之將死旁皇無所出也假令有一術焉以身之生易父之死世祐猶將爲之而況於刲臂乎禮者先王所以一天下之愚智使就乎中道也若夫危難急迫而至爲世祐之事君子亦哀而許之許之者何也禮導源於性而爲功於情彼固據禮所從出卒發而驟過者也故曰踰於禮而有合也

書俞德和

咸豐庚申三月余爲賊掠至孝豐暮夜脫走天明日出出求食飲途遇一人短衣上下視予曰此間無君若者何自來余具以告曰君歸必過長興民賊方門若之何拉至其家具食止宿明日提湯趣浴爲理頭髮解余身上衣手自澣濯之凡居其家八日長興賊退余乃告歸曰歸耶此去新剝於兵無所得食因爲

角黍十二盛以做囊右手令提之左手一兩蓋扶送出門顧其妻笑曰可矣似販炭客矣當是時長興民憾賊甚遇逃歸者輒殺之惟販炭客得出入界上故云余歸未數月孝豐沒於賊遂不復相聞又十餘年感其夫婦之高誼終無以報也乃爲文記之君俞姓名德和農家子嗚呼噫嘻余獲於德和豈非甚幸哉書傳所紀漁父漂母之事得伍胥韓信遂爲美談耳德和所行與漁父漂母何以異而施非其人余之甚幸殆德和之不幸歟然漁父漂母不聞姓名使余此文而傳天下知有俞德和也豈可謂不幸歟夫漁父漂母非以求名者也余欲天下知德和又豈德和之心歟亦用以爲報耳且知漁父漂母固不絕於今天下也

書廖許兩知縣事

廖君諱宗元字梓臣湖南甯鄉縣人道光丁未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歷署仙居德清皆有善政咸豐九年八月來署歸安清理錢漕搏擊豪猾旬月之間名聲大起明年正月賊陷廣德二月五日潰卒千入夜半叩城門求入呼聲甚急城中驚走相踏以爲賊至君出庫錢五十萬騎馬出城坐關神武祠遍給之語

其將曰城中不能容汝好西去守關隘也於是卽夜散去至十七日賊來攻城總兵李定泰拒之君騎馬行街市間呼百姓登城助守而自率數十人城上城下晝夜來往不息以督竊發之奸四月賊至君勤如前百姓人人自奮益出死力五月某日君起署中嘔血倒地舌卷縮不能語百姓皇皇哀籲於城隍神者日數百人甚有願以身代者婦女稚幼焚香膜拜誦佛號爲君祈福君聞卽爲書告曰宗元不德不敢以煩父老恐增罪戾也明日強起肩輿行城中百姓見者謹曰果愈矣聞者謹曰果愈矣然君性剛於尋常人不肯平面視以此爲大紳所忌思以疾去百姓微聞之羣走烈日中驚相告語擁君不前城門四塞百姓泣君亦泣拜君亦拜竟不果行又明年二月始被檄署紹興府事遂與紹興之亂君之赴紹興也賊已破浦江下諸暨君議撤城外民居遷其民入城爲堅守計又爲大紳所忌揚言曰聞廖某渡江已爲賊殺今其來者賊使也民固已疑之而君部卒適奪民家物於是羣譁曰廖某之爲賊信矣見君爭歐之君不能辨憤而投河或援之起乃仰藥死死之明日賊入紹興城大紳逃去於是湖紹之民各譽毀君至相訾



警同治三年今相國左公以兵平浙抗疏直其事君  
得優卹大神戍邊  
許君諱承嶽字柱山湖南甯鄉縣人廖君爲縣浙江  
常在幕中爲掌會計勾稽出入條舉件繫旣無妄費  
亦無私積廖君甚倚之納捐典史保升縣丞復由縣  
丞納捐知縣分發浙江咸豐十一年來署烏程爲政  
一視廖君而寬厚過之當賊之陷杭州也環錢江以  
北咸爲賊有獨湖州一城相與支拄於是賊悉力來  
攻衆數十萬山谷皆滿城中兵萬人百姓十餘萬爲  
堅守之計以待外援予時走告諸當事於賊未至之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地就地徵漕分運入城以足兵食絕盜糧君以爲然  
言於趙公而行之然賊已大至民皆四走得米僅四  
五千石明年三月城中糧盡兵一日兩粥千總熊得  
勝下搜米之令家至戶到取及斗升衣服錢財鷄鴨  
犬豕其無有者膊而戮之君調護曲至涕泣見得勝  
言百姓無米是後搜米稍緩五月初三日得勝開東  
門降賊城陷君在西門望見卽騎馬入署就縊一妾  
從死君實心爲民見於容貌辭氣而才微不逮故民  
不甚知正月之初君謂予曰吾元日夢水漫堂階其  
赤如血庭中兩柱無故自折城其不守吾其遂死於

是乎已而果然無少其嘗天賦天異其  
書吳守備事

予識君在丙辰之歲君爲湖州左營千總長身頽面  
眼爛爛如電遇兵卒有恩尤喜與士大夫接暇爲葉  
子戲團坐竟日不厭也其決勝負不過千錢入市買  
酒脯招邀歡飲諧諢四出而精悍之氣隱然眉睫間  
其他武人豪暴之習一磨刮盡去後升守備咸豐庚  
申二月賊陷杭州君家在城中一女第一子一女縱  
火自焚君哭之過時而悲其年都司趙鼎鏞卒君宜  
攝事忤當事者分守東門君日坐城門下詎何出入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甚勤其事夜與老兵同卧起無幾微不平之色同治  
壬戌五月城陷君驅妻子入水以身繼之不及爲賊  
殺嘆血賊面罵不絕口君少爲撫院戈什哈月齋章  
奏走京師盛夏溼霖烈日汗出如漿氣息纔屬冬雪  
數尺北風墮指馬毛拳縮未有踰限者凡十三年積  
勞至千總君醉每自歎曰區區一官兩股已無版矣  
年五十四歲君諱鳳祥字春梧仁和縣人

施氏曰湖州協副將鄂爾霍巴字斐堂蒙古人年六  
十餘自賊圍湖州常積火藥於庭及城陷聚家屬室  
中燃火藥轟之無少長皆死賊入署內者死二十餘

人吳君爲其屬可謂雙烈矣其時有左營千總楊姓亦不屈死失其名

書張仲子

張福僖字仲子一字南平湖州烏程縣人府學廩生高才博學尤精天算小時師事同邑陳靜菴靜菴算學老師仲子盡得其術及同邑徐莊愨公撫江蘇仲子爲之幕佐莊愨著務民義齋算學思力精絕仲子時其清暇卽與辨難而海甯李善蘭壬叔亦以算學鳴攜所著書詣莊愨質之遂與仲子相習仲子由是學大進著彗星攷一卷光論一卷泰西人言算學者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皆歎服其說爲人質野少矜飾與人言目上視有相仲子者曰當以非法死其後粵賊破蘇州莊愨闔門殉節湖州亦數受圍仲子無所歸客游至上海同治元年三月城圍益急湖人在上海者請援於當事旣許之矣而仲子家在圍中思問道迎之出於是湖人作書坳仲子語圍中將士死守待援行至昆山遇賊反縛探懷中得其書獻賊酋覽之書詞隱約初不甚解沈小廉者湖人之從賊者也取書覽之遂誦之酋乃大怒設烈火庭中燒鐵索至熱上下其身數匝皮肉焦爛狼藉仲子度不可活瞋目大呼且罵曰賊援

兵夕至汝朝戮矣吾死爲厲鬼當從擊汝也賊塞其口殺之懸頭樹下四月初七日也越日鄉人購其頭與尸并葬之與尸合膠不可解三年湖州復子某迎其棺改葬於祖塋之旁生平著書甚多遇亂皆散佚其彗星攷光論聞湖人陳某藏之亦無刊本

施氏曰仲子爲徐公客數月卽歸及賊趨蘇州仲子乘小舟謁徐公請與俱守徐公謝之曰并命於此無益也請以幼子出徐公又謝之迨賊攻城公促之去又二年罵賊以死是知忠義激發其素所樹立然矣嗚呼不負所學哉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書程子祥

自湖州來者言程子祥純素澹泊今爲道士無若子祥者余曰汝知子祥所以爲道士乎子祥名符山西一典史其母庶也方居湖州與子祥之長嫂相愛長嫂中年哭夫與子目不見物有子慶餘博學至行能事其母及子祥之母故子祥歲致百十金以兩老人託慶餘慶餘亦賴以鍵戶讀書室中怡怡兩老人並案而食同寢而息咸豐庚申二月賊攻湖州子祥自山西歸迎母與嫂嫂以盲不肯行母曰我不忍舍若去死命也勿徙子祥遂棄其官傭書杭州一月所入

寄其七養之辛酉十月杭州被湖州圍子祥在賊中  
求入湖州不得同治壬戌五月湖州破子祥入城則  
巷有賊居戶有賊據至其家賊撻之曰誰知汝母巷  
求之無有戶求之無有受撻與罵不知其數旦遇一  
人曰走矣暮遇一人曰死矣子祥旋出城求之四鄉  
登山而號涉水而哭暍無暍寒無寒饑無饑渴無渴  
戰手爾足鬢鬚如蓬蟻蝨繞衣領其求不止鄉之翁  
嫗無不禮也童稚無不詢也廟無不祈也冢無不禱  
也如是三年空中聞母語曰骨不可得矣神鑒汝孝  
宜自脩子祥遂出家爲道士隱於金蓋山今之道士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宜其無若子祥也慶餘沒於賊卒如神所言  
記黃氏四烈

合肥之黃有四烈魯氏黃應杞之妻十八而嫁逮事  
其姑姑稱曰孝數年生二子而應杞病應杞有兄曰  
應林嫂曰孟孟與氏相愛及病亟氏涕泣告應杞曰  
吾從夫行養姑賴長妯矣妯視吾子如出腹也死生  
何異應杞死不食十日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日烈  
婦魯氏卒卒四十九年爲嘉慶八年而有李氏李氏  
之夫曰紹友應杞族子也早死家貧甚孝李氏紡績  
養姑撫夫兄之子而嗣之自食常不飽姑哀之曰以

老弱累賢婦貧苦若此何以自存或勸姑曰盍改嫁之氏聞而未察也急歸母家母家無親兄弟有從兄亦他出無所依倚乃過鄰婦曰吾志養姑撫子雖行乞勿令姑餒今遭此變不遂矣吾賴十指力爲姑置一棺吾死勿用以殮幸他日告之鄰婦勸之歸氏且行且泣至家闔戶取紹友所佩刀自剄血淋漓濺牆壁室有紡績具盡赤八月十三日也又四十五年爲道光二十八年承谷之女繼之女幼能事其母母病而獨侍母卒而深毀初女仲嫂龔有姊適楊氏夫亡不食死女與嫂相見即其事甚悉曰嗟乎與吾族高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五

祖母魯氏比烈矣二十嫁董經謨董舊家中落日有門戶之釁女見經謨不支議同歸母家避之未及而經謨死女時在母家聞之號泣拜諸叔曰董氏已矣兒自爲計易耳雖然兒母死未葬爰出未歸第天而嗣子未定叔終此二事兒死不恨矣拜其叔母曰母愛兒者兒死一啟手足又遍拜家人曰鬼猶求食董氏不祀矣歲時上冢分我一盂飯也奔喪至董門不食十四日卒遺其月日承谷從子曰瑞蘭有長女字余受祐瑞蘭官於外女常隨之亦能事其母其侍母病與居母喪一似董氏姑光緒九年八月瑞蘭假

歸嫁女舟次某驛夜聞鬼哭聲甚厲女心動曰此何祥也此何祥也瑞蘭亦異之當是時受祐以疾卒於家十月初抵江甯始聞之女卽飲泣不食十五日抵家女強進一餐戚族之過存者破涕對之十八日復不食請於瑞蘭奔喪不許則折釵以誓瑞蘭知不可強也從之二十日嫁期也女吉服詣余氏抱木主而拜禮成縗麻而哭曰天乎吾爲董氏姑矣請於姑以長姒次子嗣之於時黃氏自其父瑞蘭以下余氏自其姑以下皆環之而泣女轉慰解之凡不食十三日至三十日卒

澤雅堂文集

卷五

三

論曰昔震川歸氏作陶節婦韋節婦王烈婦諸傳而深非未嫁而殉夫者謂男女之情未接未可以身死之也嗚呼夫者天也人戴一天豈戴二天女未嫁而殉夫猶士未仕而殉君耳伯夷叔齊未食商之祿迨周滅商餓死首陽山孔子賢之此可以例矣羣言淆亂折諸聖歸氏之說非言之淆亂者與黃氏四烈相望於百數十年間余故論次之並破歸氏之說發其義以告天下

澤雅堂文集卷六

諭敘論其登殿御守刻里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姚子展墓誌銘

君諱謹字子展湖州歸安縣人其先沈姓有增於姚者因冒姓姚氏凡數世至君之考諱開榮脩行於鄉始有名稱君幼開悟讀書不過三徧卽能覆誦不遺一字爲詩古文詞若有天得場屋之試亦以古文行之稍長益務讀書求友與同郡六人者爲菽社問學相長師漢劉駒以古文寫五經講求六書聲音訓詁曰吾非能爲經師韓愈氏有言凡爲文章宜略識字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一

將以治吾文也咸豐己未舉於鄉明年庚申粵賊攻湖州大紳趙忠節公以團練扞賊烏程歸安長興德清諸鄉聚皆應之君主辦郡中團練舉余自副分郡中爲三十五鋪鋪各有長一鋪若干戶一戶若干口書之於籍而榜之於戶又每十戶循環爲長以答其口之數多則問所來少則問所去告之鋪長鋪長告之君與余按籍之戶而書其下故城中數萬戶戶男女大小厯厯可計無一奸之能匿賊至則戶出一人領於鋪長登城助守陰用兵法部勒甚雨大雪植立如鱗寬於晝而嚴於夜如是二年至辛酉之冬賊再



陷杭州環江浙數千里皆爲賊有君上書忠節公請  
公私多買米穀爲持守之計事旣行矣有尼之者緩  
賊遂圍城同治元年壬戌圍益急城中食盡楚軍統  
領熊得勝下搜粟之令家至戶到舉城騷然君又上  
書忠節責以放兵擾民事以少緩五月初三日得勝  
開門降賊城陷君祖母氏童母氏習妻氏周一叔四  
妹俱死於難君從死不及間道走上海期得一當以  
雪家門之恨復噤不得施悲憤填膺莫可發泄於是  
一混於酒不擇人而與之飲醉則歌哭無常或拉爲  
狹邪游必曰有酒則往往又必極醉余嘗識其用心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二

而哀其遇思有以開解之嫉君者顧以爲口舌也甲  
子七月官軍復湖州君歸葬其祖母以下凡八喪九  
月某日以微疾卒於蘇州將卒顧其從弟某曰生與  
死孰樂汝知之乎嗚呼此可知君之用心矣篋中存  
古文若干首詩若干首皆君所手寫以余所見證之  
蓋散亡者夥矣使君不遭壬戌之變雖窮無所遇僅  
得中壽其用心於文字所至顧可量哉乃今止於此  
明年某月從弟某歸葬君於縣東五十里雙林之原  
徵文於余余與君同出茗社誼至親厚又患難之後  
粗識君之用心遂不辭而爲之誌係以銘曰

嗚呼子展天爾子也零丁海隅萬事裂也一死爲優  
生者劣也腐腸伐性恐自割也其道則狹志勇決也  
芝焚蕙化重悲咽也文章之光並玉雪也清照千年  
不可滅也

鈕右庭墓誌銘

嗚呼余少孤貧無所師居里巷間所與游處飲食親  
厚如兄弟有無相通行誼文學相責難責難之甚至  
於訾警而不惜者常得四五人非孔氏所謂益友者  
歟四五人者歸安姚謙凌遠遠之從子瑕德清戴望  
與君是已鈕氏世以科第顯子弟侷色揣稱專力場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三

屋之試獨君與其從子家榷不喜爲世俗之文閉戶  
治經講求聲音詁訓相得如朋友然而君於易尤邃  
於虞氏消息之說能推究其遺義時罵族人空無不  
學及學使考校家榷稍黠所作能中程度君輒居下  
等族人亦相與目笑之性又卞急動與人忤咸豐丁  
巳戊午間余館其叔父家爲童子師君與家榷日日  
來或理經說或論人事語有不合君必爭勝余反言  
挑之君爭愈力至於發怒僮僕戶外竊聽相與驚異  
或拉主人視之見君項下筋如箸刺刺不自休主人  
排戶入曰爭何爲者卽一笑罷去然異時思君所爭

多足與余相磨切者其後家榷病酒卒君益無所向  
與余加親厚同治壬戌五月粵賊陷湖州君妻子俱  
死余時流徙賊中與君一再相遇形色蕉萃卞急愈  
甚甲子七月湖州復君歸無所依往往依寓余家余  
母以二十二宦呼之而不姓視如子姪二十二君之  
行也辛未九月以暴疾卒於杭州年三十五其年十  
二月弟某歸葬君於湖州城南蘇灣之原又十年光  
緒庚辰十月余在阿克蘇始爲誌而銘之嗚呼噫嘻  
余今年四十有六未爲衰老此四五人者年亦先後  
相若而甲子九月姚君先卒至辛未而君卒至癸酉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四

戴君又卒其幸而存者凌氏父子二人耳方出謀食  
散之四方余馳驅萬里以外顛頓狼狽讒謗盈口與  
凌氏父子歲無一紙書視少時之相親厚相訾訾渺  
如隔世生者之懸懸相望不若死者之冥冥無知也  
然姚戴兩君之卒皆有文章傳世光氣不可磨滅而  
君獨未嘗書則君死而不亡者又將安在其命也夫  
其可悲也夫君諱亮字右庭烏程諸生銘曰  
跼仕無命述學無年門戶將落嗟君不天噫吁

朱叔壽墓誌銘

有被道士服者曰朱叔壽年十七頗通敏與之語詞

未畢而意已得姚子展甚愛之曰此吾門中人也授  
以王維常建詩卽能識澹蕩之旨又善學顏魯公書  
吹笛擊鼓彈琵琶皆中音節而叔壽亦獨與子展善  
視予如師餘人或不交一語以此人謂我兩人偏厚  
叔壽也壬戌五月三日湖城陷叔壽赴水死叔壽子  
所字也其名祝三當時子展爲字說主老氏死而不  
亡之義予以爲不祥癸亥三月予在城東之雙林子  
展自海上來省余間謂曰宋叔壽不祥驗矣然其死  
不可亡也乃爲之銘

汝聰明汝光榮生得子展爲友而死猶責我以銘汝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五

祝儔輩歿則冥冥

吳蓮舟墓誌銘

君少年美丰儀與人溫溫無所忤然甚有膽智

今上之元年五月湖州城陷君歸自上海謬與賊渠  
交結久之持賊兵符入城取其家屬以出已而徧習  
城中賊渠出入戶闔凡湖人子女陷於賊者或以財  
贖或以計取拯人若嗜欲無所利而爲之屢瀕於危  
能以智免自五月盡八月賴以出者幾千人而君遂  
病病二年竟卒年二十六一子名拾得外婦某氏出  
也踰年亦殞於是湖人之論者謂活千人者有封君

活人若此謙不自有而三四年間父子繼歿是謂無  
天道矣嗚呼噫嘻是烏足以識天道耶衆萬之生強  
起而弱滅巧勝而拙負相吞相搏且數百年偏至不  
平之氣凝亘固結如久陰未雨而喜淫好殺餘罪未  
治者又不可勝數天怒甚矣特驅之以餌賊羊之豕  
之礎之斧之君顧奪之礎斧之間而置之衽席雖甚  
盛德不足以洩天怒也天怒無所洩則移其怒以怒  
之古者豪傑之士非其時而拯其變動與禍會未始  
不如是君猶其小小者耳然君死而湖人哭之哀至  
於蓄疑致忿不解其故於天是亦行善之一效也無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六

憾於人事可矣天道豈易求哉君諱元吉字蓮舟烏  
程吳氏葬於縣南衡山之原其後十年友人施補華  
始爲之誌埋之墓側銘曰

雷霆擊物怒未止抗手相援震而死嗚呼吳君怨誰  
氏

張仲厚墓志

烏程張仲厚嘗極醉語余曰吾他日死君爲數行字  
紀姓字里居年歲與生平事可錄者納之墓中而大  
書於碑曰酒徒張仲厚之墓何如余咲曰諾光緒丁  
亥三月余在利津思仲厚語爲文寄其子如前諾君

諱堯封少游上海市爲人主會計自識姚子展知有文學事曰日閉門學顏魯公書讀韓文杜詩就子展講解又因子展識余間至市中其曹拒之曰君將爲秀才不敢與之伍君怒棄去益貧然得少錢與其過逢劇飲大醉嬉戲諧謔退而妻子告饑掉頭不顧一夕醉死年三十一同治庚午九月某日也君於甲子歲舟次吳江夢人告曰以庚午九月某日死問何罪曰數也已而果然祖某父某子一名抱孫

王定伯墓志銘

定伯既歿之二十三年其子祖維自家來濟南依余澤雅堂文集卷六  
七  
間請曰吾父之墓樹木可材也而未有刻詞如葬庶人禮耳丈人亦哀之乎余曰諾是吾蒼社之長也余後死當銘銘曰

君姓王氏諱承羲字竹侶一字定伯湖州烏程縣人府學廩生家本富實因亂而貧門以內父與諸弟與父之妾弟之妻人持一心嫌猜怨詈童婢老媪出入房闈傳語爲間君能油然孝友曲彌婦人之言年四十以疾卒妻某氏子祖維烏程諸生君嘗慨然有學符之志與同輩姚謙等六人結蒼社相講習爲駢體文及謠詩工麗中法度其可紀者如此墓在湖州城

西仁皇山之原是爲銘  
刑部主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蘭字者香又字醉香湖州歸安縣人先世嘗遇異人冬月授一荷葉鮮新如初出水其上隱隱有字則醫方也按以治病莫不立愈故世傳王氏荷葉十八方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君少孤貧棄書學賈年二十餘復讀書爲諸生同治庚午舉於鄉與余爲同年湖州同年舉者凡十六人君最壯實善飲食習勞苦與余最親厚甲戌以後余之甘肅凡與君別一十二年中間聞君成進士入翰林改主事翔而復止澤雅堂文集卷六

君見則形色黯黷氣不任其詞問之曰噫病也而芻米僕賃之急有非病之病焉余止京師一年與君日往來時時慰籍之被酒則言余及君壯以至旣衰君如有國者唯努力中興君曰敢不勉雖然短長命也則視余而吁丙戌張公巡撫山東余復爲從事君書月一至就余謀自存活者十二月某日竟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二君儉素和易中有執持官不及德而又無年加之以貧困於天意云何也其於余聞譽則喜聞毀則辯聞過則諫親厚如兄弟焉君卒余親厚

者誰歟嗚呼可哀也已子一某今年某月將以君柩歸葬於歸安某鄉某原因爲之誌碑書而藏之墓銘曰

奮跡於貧仍以貧死憂愁在官如一寒士及其衰也託余以子嗚呼君曷知余爲可恃

誥贈恭人陳母龍恭人墓誌銘

嗚呼自聖人歿而庸德溷天下有志之士往往矜於艱苦絕特之行故士之殉其親殉其君者婦之殉其夫者撫孤而守節者士之刲肝割臂療其親婦之療其姑與夫者咸爲鄉黨所敬而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九

艱苦絕特爲人所難誠可以感動鬼神變易風俗然必其君親與夫之不幸遭逢變故死亡疾病而後爲臣爲子爲婦者不得已而出此也若夫躬遇順平循分供職所能盡者不過臣子之常而閨門以內孝謹和樂宜若無所紀述矣然苟能盡其常斯卽天下之至行聖人無以易之必艱苦絕特而後傳是平世無忠臣而吉祥之門無孝子與賢婦也豈庸德之謂哉嗟乎此余所以銘陳母龍恭人之墓也按狀恭人湘鄉縣靈光里人自少失母執喪甚哀迨後母至視前子女少恩恭人能率弟妹曲事之務不逆其意久之



後母亦化焉年十八歸同縣陳君逮事其姑陳君於  
兄弟班第六最少恭人至亦最後婉孌諸婦中若弟  
之隨兄不敢以賢智自見然其姑愛之曰六婦孝我  
諸婦亦愛之曰六妯敬我內外子姪千餘指親疏遠  
近識與不識至稱恭人之賢翕然疑出一口夫婦如  
鼓瑟終身和而敬卒年若干歲子三砥瀾柱瀾瑞瀾  
蓋恭人之可紀述如此此所謂庸德也然非柔順之  
積於中與視聽言動之謹於外則夫意慮之間彼此  
常若有隔有猝然不能自達其誠者庸德之難無異  
艱苦絕特之行也臣子躬遇順平所以致其忠孝有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一

盡有不盡者恭人卒達其誠而著其效其於婦道可  
謂能盡焉矣恭人既卒之三十年砥瀾始請余銘納  
諸墓中恭人初 封安人 晉贈宜人恭人砥

瀾陝西補用知縣柱瀾員外郎銜國子監主簿瑞瀾  
湖北補用知縣銘曰

庸德不明世稱奇行衷之聖人唯盡其性婉婉恭人  
致此柔嘉孝母與姑薰和夫家不幸之遭曰節曰烈  
幸如恭人其道則一某鄉某原恭人之藏厥德勿泯

後嗣其昌

謝氏墓誌銘

謝氏甘肅燉煌縣民家女光緒五年廣東陸路提督  
錢唐張公以節鎮阿克蘇年四十七無子買謝氏爲  
妾七年移節喀什噶爾隨之行數震不舉十年七月  
詔趣張公赴 闕遂率所部而東謝氏復震留之  
阿克蘇十二月某日舉一男子子旋病明年正月謝  
氏卒於阿克蘇張公以其有子也迎其柩歸河南葬  
之禮也先是同治之季縣遭回亂仍歲大饑民相枕  
藉死張公駐軍玉門縣出私錢爲食振之勸民勿鬻  
男女委曲相保全禁外人之赴縣鬻男女者及歲熟  
存活甚衆至是無子而有子生子之妾又燉煌人也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一

施報之相應如其不偶然可以觀天道矣謝氏又  
靜婉寡言凡食之惡者服之敝者皆安之儉素別於  
他妾張公東行軍中用不給復出私蓄助之於德性  
宜有子其不及見子之成始免而遂死又死於中路  
命也年若干歲烏程施補華子之銘以慰張公銘曰  
是謂燉煌謝妾之藏生子而死有功於張噫嘻  
姜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姜氏諱元保字某蘇州人太子少保兵部尙  
書諱晟之女孫也父諱某嫁湖州汪氏爲江西候補  
府經歷諱曰權之繼妻汪氏大富數世至曰權之父

某閭弱不任家事家之司錢貨者與門下諸客奴傭媼婢相倚爲奸侵牟其財一歲錢貨出入多寡贏絀主人不悉其數問之司錢貨者則取注記視之曰有亡失若應得然又習於華靡家雖漸落服食器用酬應賞賚特有故事不能少減如是數年遂至大困降爲下戶孺人初嫁猶及其盛以至於極衰曰權閭弱如其父又失愛於母而取憎於弟夫婦居室母弟日厭薄之乃走湖北依其戚其戚爲納貲得府經歷職籤分江西遂終身不歸孺人生六女無子母家姜氏亦門戶日替無可歸託賣畫自給嫁其五女咸豐十一年五月以疾卒於城西吳家步之墓廬年四十五遂葬於廬之側其第四女華之妻也華始爲諸生貧不及朝夕孺人見華詩愛焉以女子之曰愈於富家兒也又二十八年始爲之銘令外甥彥詒持歸埋之光緒十三年三月也銘曰

生而貴嫁而富性安貞宜福壽死於困貧命之咎夫如浮雲去無歸女如繁星不可稀四星淪沒一星輝分光照之母無知刻其墓者女壻施墓夷石泐存此

詞

蔣母墓誌銘

錢唐公以節鎮喀什噶爾同治生仁和蔣君其章及  
余實從光緒九年三月蔣君之母氏卒於肅州四月  
訃至蔣君出次外舍斬衰旦夕哭如禮用浮屠七七  
之說至五月出拜錢唐公自喀什噶爾馳還肅州歸  
其柩於杭祔葬教諭府君之墓位次繼母朱安人府  
君遺命也瀕行以狀乞銘銘曰

母出末微尹氏其胄生十八年助蔣之遷維時府君  
隱居教授繼室于朱羸弱嗟邁縫紉舂汲酒觴肉豆  
母任其勤於昏於晝大婦賴之動引自副室有笑言  
庭無怒詬大婦君舅八十之壽夜苦無眠歛衾數漏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三

飢腸宛轉暫飽忽又呼燭母持索食母奏君舅曰吁  
勞此卑幼熊祥蛇祥十夢九謬伯兄多男挈仲以後  
旋舉兩雄伯嫂所禱避人置毒薰以取孽其次中之  
倉卒勿救母驚母泣母忍不究母慰府君復用詞覆  
長者漸長書分句讀夜窗勸學果餌爲侑經踐其畚  
藝游其圃父執評文儒臣舉秀喜語哀情吉徵凶繇  
痛乎大喪闖然狂寇送死穿塋逃生抉竇流離他鄉  
船租屋徼飢寒震怖澄清重觀十年持家子再婚媾  
鄉貢廷試成名亦驟出宰戎縣近養遠就豐謝  
今華儉安昔陋僕媪懷仁有祝無咒官曰父母民過

宜宥孰咎其股孰枷其脰叫號有聞廢食若疚非罪  
斥官下考曲構母曰命然與讒邂逅辟書爲佐文字  
是售衰親壯兒別淚盈袖尺勳寸功還職之舊胡神  
夷鬼實憐實佑甯知春暉奄忽沈岫出也倚門歸也  
哭極發隴還吳百集千埃佳城峩峩松楸鬱茂祔於  
府君會葬奔湊亦曰繼室勞以名酌府君遺命存辭  
歿受文紀初終片石鐫鏤藏之幽宮與骨不朽千載  
讀文莓苔如繡

孫宜生墓志銘

君諱湮字宜生山陰人幼孤母抱之渡江依其舅周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十四

某於揚州周與儀徵之阮有連道光季年文達公歸  
老於家故君得屢謁之年少耳作詩有意致文達公  
喜爲點定曰汝爲我弟子然偏宥無行檢不竟於學  
通游俠好聲色旣而母卒妻子相繼死咸豐三年賊  
破揚州周某亦覆其家乃隻身走山東河南干諸戎  
帥居未久皆以偏宥見絕晚入錢唐張公軍中爲游  
客亦以偏宥不能慎密無敢任以事又戇言無委曲  
不肯隨人指將校皆厭之同列則笑以目然錢唐公  
遇君厚師自河南越山西平甘肅甯夏之回出嘉峪  
關至哈密城破安集延五千里至阿克蘇七十里至

喀什噶爾君皆以游客從間知稟事或充寫官人有  
短君者公曰此人當度外容之事平子之千金令養  
疾於西安曰君無家關中猶浙中也蓋君言行雖與  
時戾忠實無他腸愈於畏慎容默假飾以爲奸利者  
也君亦師事余嘗乞余爲生傳未許也光緒十三年  
某月卒於西安年五十七鄉人聞昌壽以書來告且  
言君臨歿時願葬杭州之西湖復之曰如其志並爲  
此文使刻石焉納諸墓中銘曰

眞而不能僞動爲瑕累吾子之銘表汝於形骸之外

楊璞山墓志銘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五

君諱維崑字璞山烏程諸生年二十九咸豐乙卯十  
一月卒於家無子有妻與女死於同治壬戌之難君  
年始少壯澹然無嗜欲凡窮通失得憂樂不入於其  
心工爲文而耻應舉其視人世若暫寓於其間及病  
友人周思誠施補華省之君問思誠曰吾死何往思  
誠曰君自何來曰然則往天台矣吾故天台僧也將  
卒端坐於牀上妻女環哭漠然而已補華入撫其尸  
而許以銘後三十四年光緒己丑七月遂爲此文寄  
其姪孫某刻而納諸墓君曾祖某祖某考某銘曰  
儒其外而僧其中天與性空一形生滅是爲去來而

非始終欽定四庫全書金蓋山志卷之六

周氏姑葬誌欽定四庫全書卷之六

吾祖生六子一女女卽姑生最後半歲而孤吾祖母曰貧如此女長成何以嫁不如棄去鄰之嫗留之然祖母中年乳少則以粥糜哺之曰生死由汝六子壯少參差若林木皆知愛憐勿妹姑生六七歲婉變靜好亦能取愛諸兄諸兄或語不合坐相訾訾姑拉一人出曰去休爭何事不肯則對之啜泣往往罷爭曰妹胡女而不男祖母旋喪且朝夕起臥著衣噉飯行堂室就廁溷皆吾父與姑侍之兄妹相番代數年如渥雅堂文集卷六

七

一日十七嫁同邑周溶溶已三十四年長一倍卜曰當爲白首夫婦事姑孝謹貧甚晝夜操作佐溶衣食生子曰誠提抱中教以禮法誠長孝友忠信以布衣紹姚江之學世稱一庵先生凡與誠友者皆請登堂拜姑曰幸識賢母故姑夫婦雖老而貧意願適然姑視余如子余視姑如母同治壬戌粵賊破湖州溶病在床驚死誠與子驥爲賊掠去誠之友龐某者迎姑至雙林養之余聞往省姑已病執余手泣曰汝兄不歸吾如何矣未幾卒年六十五渴葬於闡山亂定余爲遷葬於金蓋山之麓去吾祖父母墳墓不過十數

里魂魄足依也誠卒不歸或傳僂去云是爲誌

誥封朝議大夫候選訓導左君墓誌銘代左侯

君諱世望字叔豫又字仰山湖南長沙縣人君與余家同自江西遷湖南而世次不可復考君又與余同歲生少受業於先公之門與余同硯席數年余以先公幼子恃愛日誦所授書畢或跳踉嬉戲君則端坐默識目不左右顧嘗以作書劣先公督責之君操紙翰日夕學至手腕欲脫涕泣不自休其爲學勤奮類如此長爲諸生文學斐然而屢躋於省試以廩膳生歲滿貢成均候選訓導子壽棠貴

誥封朝議大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七

夫事親孝謹居喪以毀聞待兄弟弟戚族咸有恩義晚從諸老先爲善於鄉里鄉里敬之子五人壽桐園子監生壽棠舉人甘肅鎮原縣知縣壽梓壽杞壽植均業儒壽棠攝鎮原縣事君貽書勗以廉惠及後補授鎮原君復貽書曰吾授徒山中足以自給無賴於汝汝到官毋以貧黷辱父母光緒二年十一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五噫余自中歲遭值世故馳驅王事十六七年衰老臨邊勞不得息方歎君優游鄉里頤性養壽孰知君先吾而卒耶君卒而先公弟子存者益稀矣明年正月壽棠來乞銘余憶與君同硯席如昨



日事也而行誼又足以傳遂爲之銘銘曰

先公之門才濟濟嗟我與君生同歲晨夜夕矻事文  
藝五十餘年風電逝布衣韋帶樂君志管兵萬里我  
勞瘁嗚呼幽室君先閉誌君行實徒悲泗

誥封朝議大夫湖南安化縣訓導梅君墓誌銘

代左  
侯

光緒二年十月余討新疆之戎駐師肅州故人梅君  
之子採以書來請曰吾父之歿逾十年貧不克葬以  
至於今吾父垂歿時目塚而言曰我生無求於左公  
而託以死庶幾與我不朽乎今葬有日矣幸哀其  
意而賜之銘按君諱蓋南字仲函湖南武陵縣人所

澤雅堂文集

卷六

六

居曰蕝坡又因以自號中嘉慶丙子舉人道光乙未  
謁選得安化縣學訓導者十八年以疾乞休又十四  
年而卒卒年七十有五君爲訓導勤於其職安化人  
稱之居家孝友待戚鄰有恩誼與人融融樂易而有  
不可奪之操方居京師時貴人延致之君遜謝勿往  
徧交當世賢傑未嘗假一聲援其教子弟爲文口講  
手畫必以法度尤深砭世俗浮誇之習故凡出其門  
者莫不愿謹而文及爲訓導亦然著有養素齋詩文  
集八十四卷書法尤善鄉人貴之余小時於湘中老  
先咸從捧手其相與如兄弟者或長余至二十餘歲

或十餘歲唯余最少而文章行誼相磨切議論相上下  
下歷數交游中君固其一也忽忽數十年最少如余  
已六十五歲矣向之相與如兄弟者喪亡略盡君號  
考壽其歿已逾十年日月之不居善人君子之難得  
易喪自古而然獨予皓首臨邊心長日短追念小時  
游從之樂渺然如異世也不尤可悲慨與然則微君  
垂歿之託余忍忘君矧夫文章行誼有可傳述如是  
耶君官終於訓導

誥封奉政大夫晉封朝議大夫初娶張氏繼娶

譚氏皆封恭人男子子五毓翰運同銜直隸州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七

用江西樂平縣知縣墟郡廩生候選訓導琛同治甲  
子補行咸豐辛酉舉人埏邑廩生堦太學生候選布  
政使經歷女子子五俱適士族以今年月日葬君於  
故里之西原銘曰

脩德於身行善於鄉庠序有教懷思不忘士不得志  
於天下而所施已長宜乎安樂壽考而後起賢達以  
爲家門之祥慰君彌留之屬十年而銘其藏

戴子高墓表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  
於江甯書局其年七月海甯人唐某以其柩歸湖州

十月歸安丁兆慶烏程施補華卜葬君於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旣葬補華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郡中君祖銅士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間有三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莊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於京師當是時君曾祖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澹澹抱一孺子而泣而君始六七歲讀書日數十行兩祖遞教之未幾相繼卒家貧歲饑益無依賴於是君挾冊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澤雅堂文集

卷六

字

相對啜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同郡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姚謙俞剛陸心源丁兆慶及余晨夕淬厲不懈益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詩古文詞已而研求性理最後至蘇州謁陳先生與遂專力於考據訓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饑困無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閩中寡母命君依之明年遂至閩中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聞仰天長號僵仆數四改裝入賊中傍徨求其母暮行晝伏神咨鬼詭卒無所遇三年官

軍復湖州歸省先塋招魂葬母旋充江甯書局分校  
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書來述其病苦然君於顛  
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  
考據訓詁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  
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  
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尙書述未成而病亟矣蓋君  
自至江甯數病稍間卽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  
至於不可爲以卒娶凌氏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  
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  
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  
澤雅堂文集

卷六

三

也耶而學術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有此  
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  
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艱耶三世煢煢望於君  
者何如而君則旣歿矣君之學術山陰趙之謙錄入  
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刊刻今不詳叙叙其  
區區僅有之者致窮於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

澤雅堂文集卷七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劉平國碑跋

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爲漢刻秋八月余請於節師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具輶椎裹糧往拓之得點畫完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爲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一

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左將軍卽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漢書烏累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温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賽里木至庫車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遠矣云京兆長安淳於某作此誦後漢雖都雒陽長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燉煌太守裴

岑沙南侯獲碑先後見於海內金石之錄茲碑至今始出豈非文字之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國均於史傳無攷而三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崖邃谷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光氣不可磨滅者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乎光緒八年十月

題歸安張氏所藏書冊跋

歸安張耐軒官詹官京師時多得翰林諸公之書其孫承祖以先人之所遺也裝爲五冊攜以宦游光緒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二

丁亥之冬見余於濟南索題其上按冊中人物侯官林文忠蓋節偉略係中外之望者數十年壽陽濱州常熟三文端碩德重望輔翼先朝姚伯昂顧南雅

郭蘭若徐星伯諸先生雖祿位不齊各有文采見於今世然當是時咸居館閣習章程之書與世所謂翰林者無以異也蓋嘗思之翰林爲天子儲才之地與是選者宜乎博識遠覽淹貫古今習本朝之掌故究天下之政事自理財治兵諸大端國家所以安危強弱者以及一切之事與變通之計補救之方異日起爲公卿大臣任封疆爲將帥凡其敷奏設施皆講求

於至熟度時勢之所能行者以其餘力雍容揄揚施於文章之美而又稽經誼史根柢學問不溺於浮華之詞蓋與成均造士之意相表裏矣近世翰林唯求應制之詩賦與夫楷法之工其於根柢學問以爲文章者猶有所未逮失其本指甚矣而才臣賢輔文學之彥亦往往出於其閒何也翰林所以造士久或失其本指士入翰林所以自造其才與德志趣不同成就因之而異也而區區詩賦楷法由其所自造者並營而兼治之趣時合度亦能務及其工耳然世之人才固有長於此而短於彼求其工而不得者與盡其氣力專工於此不可試之他事者此予觀文忠諸公之書慨然於翰林儲才之本指焉

南疆分界圖跋

右總理衙門所寄南疆地圖紅綫以內爲中國界以外爲俄國界按紅綫以外喀喇庫爾爲伊犁赴烏什之正路納林橋阿哈沙依爲赴喀什噶爾之捷徑皆中國地也向來伊犁官兵至喀什噶爾換防或走納林橋阿哈沙依或走喀喇庫爾緣烏什西南進喀什噶爾所屬之大阿圖什阿哈沙依水草數百里游牧最便喀喇庫爾產糧甚多伊犁河南岸之糧皆聚於

此喀喇庫爾屬俄則由伊犁赴烏什必繞冰達坂之險納林橋阿哈沙依屬俄則由伊犁赴喀什噶爾非繞冰達坂必經烏魯木齊西南行道路遼遠不啻五倍且由喀喇庫爾馬行一日卽至特克斯川特克斯川西望卽見冰達坂喀喇庫爾設防則伊犁至冰達坂之路亦必阻塞南北兩臺設有緩急呼吸何以相通彼此何以相救此舊有之地雖在紅綫以外亟宜收回者也喀什噶爾所屬恰哈瑪克之蘇額克山烏魯克恰提卡外之廓克蘇圖木倫中國得之安夷非得之俄人形勢所關且便游牧此新有之地雖在紅

綫以外亟宜致辨者也此次畫界南北兩臺求久遠自立之計咽喉之地不可有物阻隔肘腋之間不可有人窺伺自應以納林河以西爲俄國界以東爲中國界葱嶺以西爲俄國界以東爲中國界更爲綠綫別之以待會議

題樊榭老人自書詩冊

余少時往來湖州城南登奚高士榆蔭樓觀樊榭老人畫像高士年已八十鬚眉皓然而善談論呼余爲小友盡拓南窗拉余憑檻望道場金蓋諸山峰巒紫翠如可攬取孤塔亭亭立天表而樓下碧浪湖烟波



無際風帆沙鳥歷歷在夕陽疏樹間高士告余曰此卽鮑氏谿樓老人納妾月上於此所爲繪像以祀之也因出老人自寫禱詩及金壽門丁龍泓吳西林諸老手迹觀之高士旋歿至同治中樓已燬於兵火諸老手迹已煙消灰燼蕩焉無存而上元宗公來守湖州聞其容無錫沈君攜有老人自寫禱詩余索閱之憶坐榆蔭樓中觀老人此冊也自後兩走京師踰秦度隴從事於金城酒郡者五年出嘉峪關西行萬里抵漢時疏勒夷國爲從事者六年凡十一年復至京師陸生學源出此冊求題云購自賈人之手余再閱澤雅堂文集

卷七

五

之憶坐太守齋中觀老人此冊也忽忽十五年沈君存歿不可知余亦頽乎其旣老矣獨此冊南北流轉得於十五年中一再遇之非數有偶然者歟冊中諸作刻入樊榭集者爲多陸生特以老人手寫而重之余別有感者異日東歸城南山水間不復有奚沈其人使余漠然無所向也

題登高圖

重九佳節也登高勝會也飲酒樂事也親舊在異方者幸此一日之聚焉然七人之中唯凌子官於山東自餘六人皆客也夫客者西東北南靡定耳則此一

日之聚亦不能歲以爲常且七人者年各不同自今之重九人自數其齒以至於盡凡得重九若干日重九而游者若干日游於某邱某水與之游者某人皆不可知唯此一日之聚爲現在焉慨其難常幸其現在此其作圖之意乎雖然莊生有言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彼一日之聚忽然以逝者亦豈圖之所能存蓋人必有其不亡者而後凡所作爲依之以存焉古人一日之聚傳於今者多矣謂迹不足存而存焉者何也七人者錢唐趙瞳仁和蔣其章烏程施補華朱毓廣歸安凌紱曾山陰湯震上元臧大勳圖者澤雅堂文集卷七

六

瞳記者補華已丑九月

書蘇明允權書論孫武後

蘇明允論孫武十三篇謂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而於伐楚之役數其三失卽用十三篇語折之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不威之甚其失一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師矣越人能無入國乎其失二又曰殺敵者怒也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致子西子期以必死讐吳

其失三以此詰武武似無辭雖然伐楚之役闔閭身在兵間介弟如夫概王親信之臣如伯嚭子胥皆與計謀歷行陳武不過將其一軍爲之先導耳不以伐楚之權寄之武也所蹈三失武所著書既能言之未  
有目覩躬親而不執此以諫者當時未紀其詞必闔閭未之聽耳權不在武而以矛刺盾謂武書言之不  
讐何足服武之心乎吳起李牧爲將功多安知非權重於武士不並生其時親見其事欲以定古人之短  
長吾知其無當矣自來雄駿之士著書言事識見議論嘗有以窮此事之得失及出爲人用委蛇功名之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七

會而不獲與其權雖得賢主而事之計其成就之數與其他日識見議論率不酬十之四五焉才之不盡  
權之不足故也土方以此自憾後之君子宜深諒而甚惜之以表著書者之不幸豈可不審當事之情勢  
遞責其言哉知兵如武論古之識如明允而猶所言如是此余竊爲天下後世著書者歎也

書王觀察所藏曾文正公手卷

新置平定之次年五月今安肅兵備道王公出咸豐  
庚申辛酉間曾文正公所寄手書十通命華觀之且  
記其後蓋當是時東南四五省髮賊縱橫河決魚爛

視秦隴以西如天上也文正方自江右移節皖南因與江右官吏議論軍事書問稠疊王公其一人也書中議設重鎮於甯國東庇浙江北規吳會近復東壩蕪湖與長江水師聯結一氣天下之至計也計未及施而甯國徽州以次淪陷文正宿師祁門僅與抵拒今相俟左公及諸軍轉戰皖豫師比有功然而燎原之燄未滅也迨諸軍復安慶賊勢少衰矣而浙江傾覆亦在其年西夷猖獗皇輿震驚非常之變紛至沓來如乘舟不測之淵濤風壯猛千搖萬兀不審何時離於岑岸十通之書歷歷昨日事也其後數年

澤雅堂文集

卷七

八

左公平浙江李公平吳會文正之季弟沅公奮戰而復江甯餘賊走閩走粵左公督師滅之東南稍稍安定矣而捻賊益橫回亂大作左李兩軍攻回攻捻捻亦滅矣而回氛甚惡於時文正已衰老不任西事矣獨左公期以五年平之然由秦而隴西至嘉峪關渠賊號元帥號總戎者不啻數十燒城破邑殺人如莽客軍徵赴秦隴不諳地勢又軍無見糧士不宿飽十戰九挫往往自潰舍戰而撫則旋撫旋叛羣回相語謂之連和蓋狂獍極矣而新畺之回復應之其聲勢相倚羽翼相埒東北抵盛京南通滇中西結安集延

安夷遂入踞南入城反客爲主以役新疆之回而拒  
官軍勢張於髮匪禍烈於搶賊左公艱難籌措視文  
正之圖皖有加甚者而秦隴之平卒如所語又五年  
挈新區二萬里之地還隸職方滇事亦同時大定嗚  
呼噫嘻自古迄今亂民之毒天下未有若咸同之際  
者也然而張角起而漢亡黃巢起而唐亡張獻忠李  
自成起而明亡咸同之際寇若蠅毛文正况瘁軍事  
憂心如焚因而發之書問甯意十數年後盜賊平而  
干戈息萬里一家狗吠無警有如今日者耶而天下  
卒易危而安反亂爲治豈唯二三大臣撻伐用彰之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九

效哉 列祖列宗深仁厚澤融結於人心是以流  
離死亡爲國用命天眷回而寇患熄也國於天地必  
有與立兵事之終始王公其見之夫因今日之甯息  
以念疇昔之顛眴又無忘在昔意也遂記其後質之  
王公

書左侯墨蹟後

蘭州陝甘總督署後園高阜有亭如槎湘陰相國題  
曰一繫居隴上思湘中也其後大軍平新疆相國移  
節肅州拓酒泉以爲湖於湖之上又槎其亭題亦如  
之且爲古詩一篇紀事猶前志也余居相國幕府五

年後園之亭游之屢矣湖上亭成則在余出塞以後  
至今未獲一游嗟夫士大夫少處田野志願慨然思  
任天下之事豈樂於山林終老耶及出爲天下用幸  
而功成名遂祿厚官榮可云得志矣而其心困於簿  
書勞於應接神煩慮亂其中焦然思向者優游田野  
若仙之人也一日登高明之隅遇閒適之趣洒然而  
清穆然而遠蕭然而靜竄然而深則心之所受如暘  
就美蔭而倦得甘寢也葦生有言大川邱陵之娛人  
也抑神者不勝豈不然乎豈不然乎古之人所以采  
真而葆光也相國知之矣相國所書墨蹟甯鄉錢君  
澤雅堂文集卷七

十

得之甲申四月於役喀什噶爾出以示余余又疲茶  
於簿書應接十數年無所成就者也心知其意爲題  
卷尾異日錢君還湖湘謁相國可出余言證之錢君  
名榘字次郇

書姚子展遺文後

此吾故友姚君子展之文也子展於學無所不窺而  
尤喜爲文爲之亦特工每一篇出壓其曹偶故與子  
展友者於子展之文多能背誦而余所記加夥蓋見  
吾子展伸紙把筆以成此文十嘗六七也而子展自  
湖州之覆盡室蒙禍其視一身瞬息人世不復顧惜

至其文章零落澌滅益不暇計於是遂無專集之存  
及子展旣歿四年凌君子與謀刻其文因與子展爲  
友者記憶掇拾都爲一編子展之文豈止於是哉以  
子展之文之工而遇之慘至於憤鬱以死宜乎文章  
之光焜耀身後而亦零落澌滅僅而獲此傳不傳未  
可知嗚呼吾疑天道矣又九年余從相國左公西討  
逆回軍次酒泉而子與揚州書至以是刻坵焉子與  
之爲死友可謂勤矣然吾觀子展之文思與吾子展  
坐乎堂戶之間飲酒論文往復推議窮極而不厭蓋  
昨日事也烏知其已死哉至集中名氏如王定伯戴

子高俞勁叔凌子與又皆一時文學之傑與吾子展  
朝夕游處者蓋是時東南雖亂湖州數郡未被兵革  
老師宿儒猶有存者藏書之家以十數子展與此數  
人得藉師友典籍之力殫精於學而畢力於文今忽  
忽二十年矣東南盜賊雖已滅亡而天下禍亂未知  
終極追憶曩游子展歿十三年定伯歿十二年子高  
之歿抑又四年士於文章著述抑其次矣而已中道  
摧傷不竟其緒如是其幸而不死如子與勁叔又皆  
貧甚客游四方以求衣食余則頭白面黎馳驅絕域  
心力絀而學殖荒無所成就嗟夫亡者亦已矣而文

章著述猶有可觀今其存者所至當復何如耶嗚呼可觀也已

院署賓座銘

潭潭臺府出政之區廣思宏益同德以須日出而會乘馬從徒危冠盛服坦坦于于爰有賓座於堂之隅就位假息職思其居裘以領而綱以綱邦之亂理視圖議乎否臧下吏牧民如受牛羊得人而肥失人而庭民有蝥賊有梟有狼孰殄厥種耜土字吐孰寬未反孰肯未禳在山在澤曰雨曰暘地力瘠沃歲物凶穰入而圖議諸倚才良政脩事舉天下福祥反是不

澤雅堂文集

卷七

三

思賄以行政抑廉揚貪醜直好佞諱盜隱奸掩覆不竟弱肉強食寒饑憊病堂高於天叫號莫聽借曰未知纖微畢鏡出官入私鬼居方寸掌跬以爲恭囁嚅以爲敬歛聚以將迎彌縫以適順刻覈見才聖飾成性入而圖議色餌意偵上蔽下殘匪邦之慶抑或不然心黠貌癡用官爲戲竿木常隨潔汗齊量在暴同歸含納羣品口無等差故事是案猾吏是師何思何慮飽食而嬉疇能舉似酒器滑稽渾沌隨轉曾不淋漓數憂澤患里怨戶悲養癰勿恤其決有時禍不逮我甯計來茲引年穠祿柔弱福基於下不樹憾於上



不招訾入而圖議兩可依違以智自混邦何賴之其  
則不遠請喻斯室唯棟之隆繫柱之直柱之曲撓棟  
以欹側柱之腐弱棟以杌隉大雷以風棟既摧而柱  
亦絕吏治民隱邦本所切運之一心甯免失得回復  
獲中庶扶之力敬爲茲銘以告同德

與中庶詩云氏姬漢茲維冠

水餘東晉瓦鬪淚本世財靈玄一心甯與夫昔問

以海舟林之瀛海林思疎與大雷以風棟則斷而折

展不登請命漢室新林玄劉梁詩文斯林之尚

不計書人命國儲西華并風成骨直招洪而繼文

澤雅堂文集卷八

烏程施補華均甫著

祭馮竹儒觀晉文

富貴與貧賤

及日

嗚呼橫目二足衆萬泯夢忽焉以歿如滅一塵唯忠  
唯孝死於勞瘁街卒巷童聞名潸淚而况舊契以及  
新交遙遙萬里東望歸輶執手幾時陰山之下誰謂  
笑言易以嗟詫嗚呼噫嘻君之先人得禍最奇荷戈  
慷慨烏孫是羈君始出塞號眺遠送惘然東歸山哀  
澗痛君再出塞干戈之旁天荆地棘莫歸父喪羣盜  
如毛投筆而起前胡後魯期以國士炎炎宦途外炭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一

內冰三命是戀九原所憎六合之中有國無父吾將  
往遊醜顏簪組如其無此披髮叫天萬死不恤咄哉  
一官矧我西師椎冰鑿雪熊羆據林狐兔亡穴茫茫  
絕域昔塞今通轍手繭足沙磧之叢天留麻利以辨  
墳墓羈鬼羣呼如弔如賀崎嶇旆旄玉門之關父以  
兒歸兒以父還君始入關慘無人色破滌與言孤棺  
之側推父之仁願救秦饑孝子有粟瘠食而肥推父  
之忠夷禍是戢謀富謀強活我邦國君返自秦作書  
遠貽 天子有詔其朝京師嗟親骸將歸未葬

婉轉陳情

其卷

天子所諒嗚呼噫嘻君書在案紙墨

猶新謂君已死疑誤非真海上人來其言良實長逝  
之期某月某日致死有疾其源可尋萬險慄膽百哀  
摧心嗚呼噫嘻推君孝思死亦不惡骨肉團圞地下  
之樂况此奇孝形去名存宇宙未合中有此人忘情  
未能激爲酸慟再見何由迷離宵夢魂兮來止酒泉  
泠泠一尊相薦鑒此精誠尙饗

祭姚春遽文

嗚呼憂君不起垂絕而瘳喜君再生無疾而休言笑  
未終忽焉號泣夢耶真耶變興倉猝萬里以外羣生  
芸芸孰不可死而死及君張軍桓桓君爲司馬一十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二

七年鋒鏑之下歌詩譚藝彬彬者儒揮兵而鬥熊虎  
不如豫楚燕齊遠之西極崑崙之陽游魂是弋其才  
則雋其年則強天乎生此忍自摧傷驚風疾雷潛虬  
起舞風止雷暗不爲霖雨我來塞上君奮病中酒泉  
短別三歲幸逢邪人耽耽中我奇禍君憤君悲君辨  
於我背夏涉秋爰厯冬春十日五見心逾跡親君嘗  
謂我毋自憂鬱天將大伸爲是小屈君嘗謂我氣厚  
貌莊相士千百殆不能雙凡君期我過我自許憔悴  
無聊悅此好語我閉我目猶見君形我側我耳猶聞  
君聲形聲宛然嗟君已死上有衰親下有弱子張公

女弟實君之妻九原賴公公爲涕洟況茲醜夷據我疆土公方治兵威之以武謂助公力謂贊公謀嗚呼逝矣本志曷酬握兵之將役夫走卒驟聞君喪同焉淚出我淚反竭哀在心神魂兮歸來聽此告文尙饗祭勞季言文

昔歲癸亥識君弟昆於時避寇雙林之村空齋夜飲仲氏是親莊言雅謹媿聽忘晨君時參座忽若無人避羣趨獨淵乎其存青春徂謝仲氏遠出君亦病肺單棲土室手展一編卧就檐日細字牛毛僅叨來筆憂端病緒背秋涉冬豺虎肉人磨牙市中男女相踏澤雅堂文集 卷八 三

足亂西東君驚出走要予與同追程具區北風蕭瑟層冰峩峩蠹若山立孤舟盲進櫓緩心急舟人指墮一全百失窮號神明婦啼兒匿僅而得渡今夢猶慄賃居同里飄忽春華宿疾在體又苗其芽仲氏來視背語吁嗟醫方卜術日望其差移書質難破墨橫斜歌吟息案號哭來家昔聞賢逝丁歲龍蛇今非其時應者非耶君著家藏行誼友志計予交君周而及歲中間情欵念足悲涕文言摠哀冀通長閉魂乎歸休庶鑒予祭嗚呼哀哉尙饗

祭戴子高文

嗚呼衆萬之苗二氣鼓之孰福孰禍視氣盛衰盛耶  
踞豫衰耶孔羈適然遭值報不循施伊古如此君又  
尤誰人生夢幻歿其覺時夢幻憂怖匪覺所悲高山  
深林大江之湄天風浩浩月出雲飛魂兮怡悅孤遊  
忘歸何遇之戚何是非凡君述作掇拾無遺瘞骨  
弃陽丁施所治施紀行實趙書之碑名久形暫萬喙  
嗟咨上壽百歲行賤名卑其存與歿短於嬰兒君何  
憾矣一嘆百揮魂兮神靈聽此告詞尙饗

祭鈕右庭文

嗟嗟良友異葉同柯哀飈振厲零墜斯多零墜旣多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四

遂及吾子才命相讎不敵而死子性孤峻厥中不寬  
與俗齟齬召疾有端加之喪亂耦息兩隕耿耿寒宵  
以形語影奇詞奧義一孔所憎再登再躋名姓不升  
吁狷者流齟齬若此理與死鄰上藥勿起命耶天耶  
忍一捐耶賢天愚壽自昔然耶計始相知歷年二十  
愈和愈爭仁通義執令子往矣子過疇治攢心刺耳  
痛言不至子少耽易拜虞揖荀咎撻輔嗣曰討不根  
號爲專家儻類使獨醴醴潘生儀父下心歎服天靳  
窮愁與子著書沒世之稱短折以虛語焉勿聞撫棺  
悲慟遊神冥冥倘知予痛志子行誼生卒年月甯質

勿諛納之幽室千秋萬歲視予此辭嗚呼噫嘻將以  
慰之尙饗

祭黃西村文

嗚呼新疆之役君佐元帥右算左籌軍賞是計彭彭  
出車財殫粟匱盈虛能權飽騰卒賴出納之籍絲棼  
難治經緯以心細入無內走也叅軍與君同位媿君  
精密倍蓰不啻言論如風朋酒之會遇君穆然忽與  
僧對君言早衰一進百退馳夢先廬縛身窮塞振旅  
闐闐東歸斯遂東歸未期疾病良憊庸醫雜藥促死  
可喟漢將如飛揚威域外劫灰連天掃除以筆捷書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五

電發驚喜起拜僵仆隨之嗟哉危殆驅車倉皇視君  
垂斃執手歔歔無言有淚無言之言卽象求意百痛  
攪腸何詞撫慰烈烈小妻一死相繼哀情激天貞魂  
入地柔姿弱質凜然名義報君九泉笑而不涕蠻獠  
作長擇惡而刈晚刺秦州宿恩寄惠至今部民東畏  
西愛垂白從戎身亡功在妾殉童眺其獲有自修短  
非命百年終逝上壽無聞一蟻在世銘旌旣書僕夫  
旣戒翩翩旗旒載以雙楫越隴踰秦何虞阻隘羈魂  
歸來江山如畫胡纓短衣各絆戎事千秋之別舉觴  
掩袂夏雪晨淒春飈夕厲帷幄他時憶君情語尙饗

祭旂文 代左侯

年月日具官左以羊一豕一虔告於旂靈大神之靈曰回爲不道擾我新疆人面而獸叫號跳踉稽誅十稔日星晦盲天子命我殺伐用張戈矛如林有芻有糧爰整師旅月吉辰良千丈呼舞萬騎騰驤幢麾所指荼火輝煌崢嶸陰山瀚海茫茫蛟龍蜿蜒從風飛揚游魂幻氣敢抗顏行朝烹雄狐夕醢封狼懸首於旂以懾兇狂脅從什七賊驅如羊若奔厥角稽首乞降坐於旂下吁嗟哀傷畫爲郡縣墾土宇毗內戡回俗外重夷防河源萬里其流湯湯洗濯兵甲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六

包之以藏悠悠旆旌歸覲我皇鏡吹競發軍歌

慨慷烈烈大神三軍之望敢告所志永靖邊方尙饗

祭雹神文 代左侯

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於

雹神之靈曰噫嘻二氣摩盪迭出爲功蒸爲雨雲激爲雷風爲霜爲雪歛居大冬應節平施民和物豐雹何爲者頻作害凶寒巖絕壑堅冰不融陰陽怒搏磊落飛空損我禾黍偃畝西東破壞廬舍民遭擊攻天災物怪戾氣所鍾祈於大神精誠上通吏罪宜罰民

可哀恫哉威霽暴弭節雍容惠我耕作千頃芃芃尙  
饗

告河神文

文正齋告

文正齋

文正齋

文正齋

鹽運使銜甘肅侯補知府施某謹致告於大河之神  
日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欽差廣西巡撫張曜復  
奉 天子之命馳視章邱所隸何王莊決口十六  
日自張秋方舟東下以趨章邱其營務處甘肅侯補  
知府施某實由章邱而東並齊東蒲臺達於利津勘  
四縣被淹村聚受災之重輕至利津下游循漫流入  
海之路觀其通塞所以分使臣之勞驗民生之困將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七  
以其實上告於 天子求發賑而捍患也 天  
子之尊 神人受治 降康紓禍哀矜元元 神  
功在 國而 德在民所爲膺 封號而受享  
祀也河患之亟久而未甯雖曰天意亦作 神羞具  
官此行 明靈所鑒狂飈振厲舟卻不前六日於  
茲是用布告伏望爲民爲 國助以順風所歷情  
形俾速上報區區之誠不以私請唯諒其愚而許之  
無任祈禱之至謹告

左子重哀詞

今上之十年正月余赴禮部試道出鎮江會日暮泊



舟江干有誦詩於鄰舟者聲琅琅然問之則泚陰左  
渾丁叟今相國之猶子而余同歲生也余始爲諸生  
卽聞相國並世豪傑其後視師東南風馳霆擊數年  
之間削平巨寇江皖閩浙之民創者起饑者飽散者  
聚棄者收氛霾盡而天日出人幸生反涕而笑而  
相國高位上爵極書生之榮遇矣功名遭際望若古  
人常以不獲一見爲憾今與其猶子遇又辱同舉因  
造其舟敬問相國並及於西師消息當是時相國方  
以欽差陝甘總督討叛回於秦隴云而丁叟談次亟  
稱從兄子重之賢謂叔勤勞兵間垂十餘歲子重搦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八

搗家事不遺銖髮以上天性至孝外則憂其父內則  
婉言柔色以事其母母病露禱於神刲臂和藥及喪  
哀毀盡禮愛其羣弟以及於親族下至臧獲廝養咸  
有恩義精小學能篆書善爲詩古文詞歉然不足無  
幾微矜於顏色余聞其言心識之又觀丁叟温温儒  
者氣和詞下竊以爲左氏門戶之祥明年十月余在  
杭州有自湘中來者言丁叟奄忽死矣余爲悼歎久  
之又二年正月再赴禮部試取道上海見沅陵吳桐  
雲則又聞子重之喪桐雲言子重遺事較丁叟爲加  
詳於是又以悼丁叟者悼子重其年再落第發憤走

隴右謁相國相國哀其窮困居之幕府蓋十數年嚮  
慕之者至是得瞻其容貌聞其言論私心喜幸獨不  
敢一及丁叟子重以益相國之悲他日侍酒將半相  
國言子重旌表事並出次君子栗所爲行略見示則  
於聞於桐雲者其事又詳甚矣子重之賢宜相國過  
時而悲也抑余有說焉夫得愚子而壽與得賢子而  
夭天固不如壽矣然愚子而壽往往覆宗賢子而夭  
而仁孝之名傳之後世脩短之不齊報施之不足據  
古人已如此此豈足道哉惟行誼可以有聞爲慰父  
母之志相國其亦何恨因爲詞釋之并及於丁叟云

澤雅堂文集

卷八

九

其詞曰嗟天道之茫茫兮每反施以爲報自孔氏而  
已然兮至今人而奚悼彼伯鯉之早殞兮問先師其  
何愆要德行之脩立兮齊短命於大年相國之起衡  
湘兮抗功名於管葛埽蚩尤之毒氛兮觀乾坤而軒  
豁傳弓冶之世業兮有賢子之英英梧與竹其交翠  
兮盼鸞鵠之跼停行孝友於門中兮漸施及乎其類  
實君子之柔嘉兮豈獨爛夫文藝余昔淹駕中途兮  
聞丁叟之所言慕二惠之競爽兮集慶祥於家門望  
山川而惜逝兮先凋喪我丁叟知芝焚而蕙歎兮吁  
相隨其何驪憎土伯之害傷兮角嶷嶷而伺人何良

善之是忒兮偏縱舍夫頑嚚唯孝思之不置兮獲

朝廷之旌異固天折可悼傷兮已令名之勿替跡雖永而終盜兮回雖促而終賢矯運命而自壽兮信人事爲有權釋老懷之鬱悲兮賴婉變之孝婦撫諸孫以繼承兮天有待乎其後

吳蘭皋哀辭

君諱經歸安縣雙林鄉人也同治元年八月子避寇雙林始與相識雖甚困窘伉爽有氣二年寇益侵暴冬十一月子挈家人浮舟而東君亦奉其母夫人以隨行四晝夜至江蘇吳江縣之同里遂與賃屋以居

澤雅堂文集

卷八

十

居極荒陋迫於羊豕之闕室中庖湍牀寢合并一處然子猶與君虛盈丈之地布几席設書籍筆硯俯而誦仰而思思之有得伸紙而書連篇累牘莊謔間作以寄其於邑無聊之感君又好談時事夜分燈燼僮婢皆睡猶就子張目論議雖不中節固不以顛頓狼狽損其志氣者三年七月湖州平子挈家人還郡四年君以母夫人命從子受學止子家者六月漸去崖岸就繩尺與人恂恂爲謙謹然時被酒牙角悉山醒而悔醉復然其後子屢出游君居母夫人喪每書抵子必言當世之失而思所以救之子謂出位之思君

子勿許戒以親學問養器識君勿能用又數年而病  
病少間矣勤於人事復作胸中有物時與上下十年  
七月某日遂卒嗚呼何不自養以至此極耶爲辭抒  
哀命其子藏之辭曰

吁君之存兮慷慨負氣議論錚錚兮羣庸以廢謂君  
所性兮依於忠義反激爲平兮宜恢其器庶幾異時  
兮艱難與濟胡不潛沈兮汲汲人事以身爲徇兮頂  
踵可棄婉變初昏兮竈炊是議邁彼非譏兮悵焉感  
喟閔凶倏遭兮繼以疾厲節養未能兮力竭而逝遺  
息呱呱兮寡婦涕泗誰當門子兮以畜以祭皇天祝  
澤雅堂文集卷八  
十二  
子兮君不長世顧視吾徒兮又將誰冀嗚呼孔哀兮  
幽宮永閔其下冥冥兮文言奚致

蔡元襄哀辭

君少時貌狀如好女子而有堅苦卓絕之志孤貧無  
依上有寡母一兄不材不自存活第十餘歲猶未成  
立君爲童子句讀師束脩所入以養母弟不足則資  
於傭書之值時自節縮口體以爲其兄食衣族人豪  
於貲財君約弟兄閉門度日無所假貸也讀經能記  
兩漢諸儒之說通其聲音訓詁其覽他書甚衆號爲  
博洽爲古文深警喜往復無一世俗語場屋之作亦

然而能曲就有司尺度故試亦高等光緒丙子舉於鄉已而四黜於禮部外和中剛未嘗立崖岸至其所不可必有執持兵法吏治皆所究心能用古說合時變余弟子數十人獨君體用咸有冀有樹立於世亦慮君貌狀不足以載年考膺福祿丙戌十月竟以疾卒於家年四十二無子余與君別十四年唯聞君舉於鄉以爲可喜自餘聞於君者皆偃蹇窮乏不得志之事也今乃聞其死嗚呼余所以望君與君所以自命乃止於是哉可哀也已君蔡姓諱汝鎧字元襄歸安人

吁同治之初元夏五月而城覆余扶母而挈妻舟雙林以避寇賴吳生之留款室有假而無僦牀與竈兮交連虛盈丈於其右陳亂書於破案坐朝哦而夕究動薪米之兩空母妻憐而不詬唯吳生之勤勤日造廬而每又君於時兮肯來識心貞而貌秀守實介而能通學殊孤而未陋求方聞與夥識若情欲之思就依燈火於中宵遇卧鐘而猶扣每欠伸焉請退月灑灑其在廂及把筆以爲文九天淵而心透振鏗鏘而發瘖奮新奇而出舊少忽忽其漸壯變白黝而肥瘦余萬里而西東顏二七其未覲披家人之書來喜科

名之一售睗金門與玉堂又闐然於其後準貴富爲  
乘除或失此而老壽何逾壯而遽摧無呱呱之嬰幼  
天福善而禍淫君短折也奚疚痛吳生兮久亡或九  
幽之邂逅道勞人之暮年已齒脫而面皺嗟恃官以  
爲家歲饑寒其僅救擇林泉而歸老宮一畝其未構  
有穉女兮小男猶未畢乎婚媾但日月之催人眞若  
馳而若驟算黃耆於須臾恐自圖之悠謬

